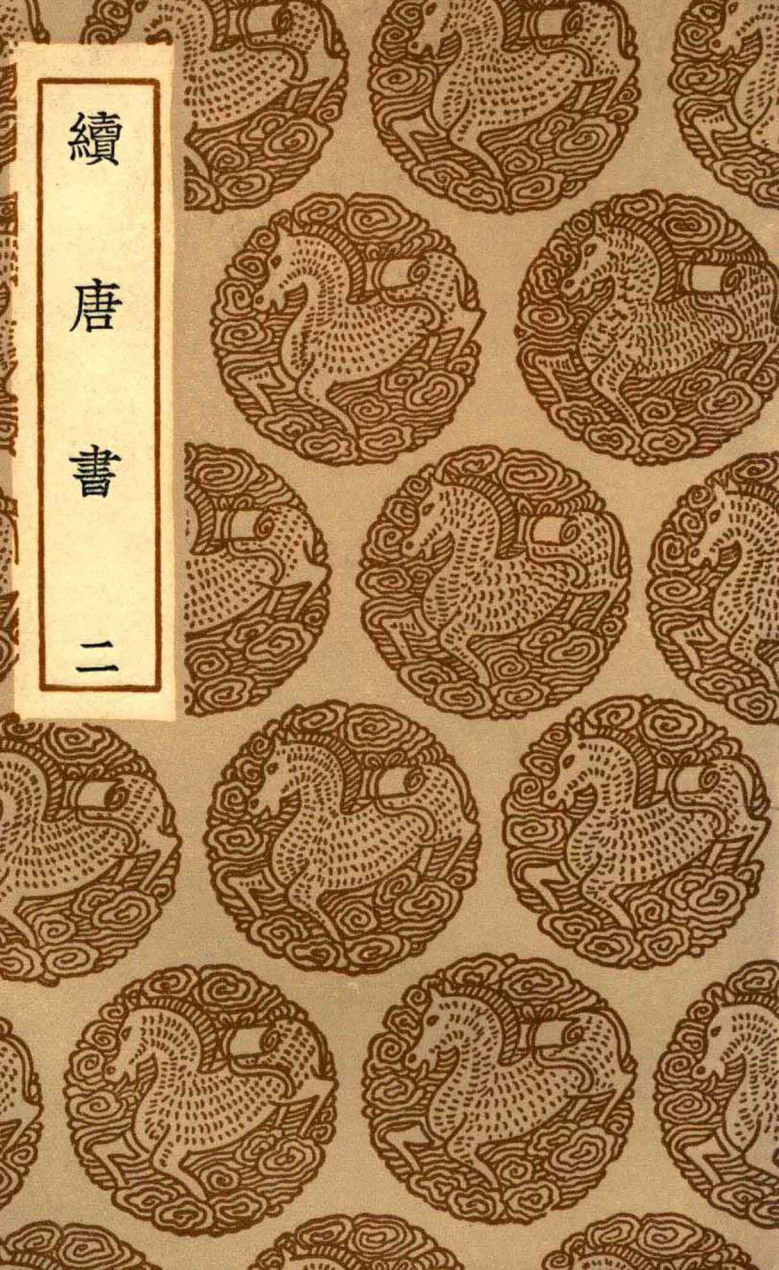


續

唐

書

二







續 唐 書
(二)

陳 鱣 撰

續唐書卷十九

經籍志

自班書志藝文。而後各史皆不志藝文。唐于志寧等同修五代史志。於是有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攷晉祕書監荀勗中經簿。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其例較劉歆之七略。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爲近理。然以諸子家爲先史記。而詩賦等下列汲冢書。次序未爲盡善。故經籍志依用之。而復變通之。五代史志三十卷。本屬別行。故經籍志中云。梁有若干卷。後又編第入隋書。而世人但稱爲隋志耳。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仍其例。惟是舊新二志。皆兼列唐以前之書。其篇目雖覺美富可觀。而實按之。則係一代收藏之書。而非一代著作之書。殊乖斷代爲史之義。至於舊五代史。不志經籍一門。新修五代史記。并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斐然可觀者。倘竟使文獻無徵。寧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寶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九經雕印賣之

長興三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依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實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俱與改轉官資又敕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版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顥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事極多尙恐偶有差誤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經研兼宜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保大二年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蜀帥尙書右丞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周易十卷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共六萬五千八百四

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孫逢吉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書。尙書十二卷。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并序共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鑄玉冊官陳德超鑄。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判唐時所刊也。毛詩二十卷。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經文淵。民。察三字缺畫。察爲孟知祥祖諱。周禮十二卷。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共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一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尙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敕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刪定之本也。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一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一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名。穀梁傳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

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共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名。論語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穎川郡陳德謙鑄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孝經一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穎川母陳德謙鑄字。廣政七年書。爾雅三卷。不題經注字數。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鑄。廣政七年書。以上諸經。皆蜀相母昭裔捐俸依太和舊本琢石於學宮。蓋論語、孝經、爾雅先成。故題廣政七年。而周易等在後。故題廣政十四年。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固已可嘉。又能按雍都舊本。命能書者寫之。而刻諸石。尤偉績也。惟公羊、穀梁二傳。乃後代補完耳。

保大六年。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版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今欲集賢官校勘四經文字。鏤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原。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鑄。幸遇聖明。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敝。傳世教於無窮。謹具陳進。

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時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類甚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時樊倫爲國子司業，田敏判國子監，獻印版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論，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保大十八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是時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後主二年，宋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後二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又明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無者收之。獻書

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名以聞。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甲部經錄。

石經周易王弼注十卷。周易略例邢璣注一卷。蜀守國子助教楊鈞。守國子毛詩孫逢吉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河南史徵撰。

周易甘棠正義三十卷。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

易軌一卷。蜀蒲乾貫撰。

易題□卷。蜀右拾遺蒲臺張道古撰。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吳僧陸希覺撰。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周河中許堅撰。

易龍圖一卷。周處士真原陳搏撰。

易論三十二卷。周處士河中許堅撰。

右易類。

石經尚書孔傳十三卷。蜀秘書郎周德貞書。

尙書廣疏十八卷。蜀馮繼元撰。

右書類

石經毛詩傳鄭箋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

毛詩疑義一卷。無名氏撰。

右詩類

石經周禮鄭注十二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逢吉書。

石經儀禮鄭注十七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石經禮記鄭注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三禮圖二十卷。周國子司業聶崇義纂集。

禮經釋。無卷數。南唐教授黃載撰。

右禮類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杜預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石經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江西從事陳岳撰。

石經春秋穀梁傳范寧注十二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指掌十五卷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

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撰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元撰

春秋傳帖經新義十卷蜀進士蹇遵品撰

春秋纂例無卷數·南唐姜虔嗣撰

春秋音義賦十卷 春秋字原賦二卷晉少府監長安尹玉羽撰

右春秋類

石經論語何晏集解十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劄撰

論語井田義圖無卷數·無名氏撰

右論語類

石經孝經唐元宗注一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劄書

石刻三經書孝經一卷蜀校書郎華陽甸中正摹

別序孝經一卷 越王孝經新義八卷 皇靈孝經一卷 孝經雌圖三卷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進

右孝經類

石經爾雅郭璞注三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劄書。

爾雅音略三卷。蜀太子太師龍門母昭裔撰。

蜀爾雅三卷。蜀無名氏撰。

右爾雅類

詳定經典釋文三十卷。周國子祭酒尹拙等校勘。

右羣經類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學士竇儼撰。

樂苑五卷。無名氏撰。

補新徵音譜。無卷數。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南漢吏部郎中連州陳用拙撰。

琴譜二卷。梁王邈撰。

琴調一卷。阮咸譜一卷。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南唐蔡翼撰。

周優人曲辭二卷。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等纂錄。

右樂類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鉉傳釋。校書郎朱翱反切。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英公字原一卷。南唐僧夢英撰。

林氏小說二十卷。蜀太尉林罕撰。

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佩觿二卷。周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撰。

斥顏師古正俗七篇。吳越僧贊寧撰。

右小學類

乙部史錄

漢書校記。無卷數。南唐中書舍人常州張佖撰。

後漢書辨駁。無卷數。楚水部員外郎連州石文德撰。

唐書二百卷。晉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等撰。

右正史類

歷代年譜二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續通麻十卷。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富春孫光憲撰。

續帝王鏡略一卷。蜀馮鑑撰。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宗正少卿李匡文撰。

唐統紀一百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潛撰。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晉史館修撰鍾鹿賈緯撰。

右編年類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錄。無卷數。長興三年。準史館奏修。

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史官張昭遠等修。

莊宗實錄三十卷。監修趙鳳。史官張昭遠等撰。

明宗實錄三十卷。監修姚頤。史官張昭遠等撰。

末帝實錄十七卷。史官張昭遠等撰。

烈祖實錄二十卷。元宗實錄二十卷。南唐校書郎兼太常修撰幽州高遠撰。

右實錄類

梁太祖實錄三十卷。梁吏部侍郎李琪等撰。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撰。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蜀後主實錄八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王氏開國記十卷。蜀史官修撰辛寅遜撰。

前蜀書四十卷。蜀監修國史李昊等撰。

前蜀記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後蜀記事十卷。蜀直史館太常博士董瀄撰。

廣政雜錄。無卷數。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成都理亂記八卷。前應靈令句延慶撰。

閩中實錄十卷。周揚州永貞令蔣文暉撰。

閩王列傳一卷。閩祕書監晉江陳致雍撰。

閩王事跡一卷。閩無名氏撰。

三楚新錄三卷。桂州修仁令周羽沖撰。

湖南故事十卷。無名氏撰。

五國故事二卷。吳越無名氏撰。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出帝實錄二十卷。晉監修實正固等撰。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漢監修蘇逢吉等撰。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漢史官張昭等撰。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周史官張昭等撰。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周監修官王溥等撰。

右僞史類。

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平章事兼修國史李愚等修。

金鑾密記五卷。翰林學士韓偓撰。

唐春秋三十卷。南唐著作郎郭昭慶撰。

大唐補記三卷。南唐程匡柔撰。

大唐新纂十三卷。楚水部員外郎石文德撰。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僖昭莊三朝聞見錄八卷。無名氏撰。

莊宗台禍記一卷。中書舍人黃彬撰。

中朝故事二卷。南唐給事中尉遲偓撰。

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南唐滁州刺史王鉉撰。

南唐近事三卷。江表志三卷。南唐校書郎鄭文寶撰。

江南錄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等撰。

江南餘載二卷。南唐無名氏撰。

釣磯立談一卷。南唐校書郎史虛白撰。

吳錄二十卷。南唐史館修撰高遠等撰。

吳錄二十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潛撰。

淝上英雄小錄二卷。吳信都鎬撰。

江淮異人錄二卷。南唐內史吳淑撰。

金華子雜編三卷。南唐大理司直劉崇遠撰。

廣陵妖亂志三卷。乾寧會稽錄一卷。晉陽鄭珏撰。

汴水滔天錄一卷。左拾遺王振撰。

耳目記二卷。劉氏撰。

燉煌新錄一卷。沙州傳舍無名氏撰。

洛宮故事十卷。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

蜀桂堂編事二十卷。要錄十卷。蜀楊九齡撰。

經緯略一百卷。蜀監修國史李昊撰。

前蜀十在一卷。蜀員外郎林犀著。

北史治亂記。蜀內侍監嚴遵美撰。

吳越備史九卷。吳越掌書記范垞巡官林禹撰。

忠懿王勳業志。錢氏戊申英政錄。無卷數。吳越安撫使錢儼撰。

晉太康平吳記一卷。周吏部尙書張昭撰。

晉朝陷蕃記四卷。晉翰林范質撰。

賈氏談錄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述。

賈氏備史六卷。漢諫議大夫賈譚撰。

右雜史類

制敕新編三十卷。御史中丞盧損等編。

國典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雜說一百篇南唐後主撰·

咸通後麻制一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書儀二卷太常卿劉岳等刪定·

長興制集四卷無名氏撰·

顯德制詔一卷無名氏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太常卿馬縝撰·

典儀三卷梁中書侍郎張策撰·

梁宣底八卷無名氏撰·

書目一卷蜀主王衍撰·

坤儀令一卷蜀主王衍撰·

青宮載筆二十卷蜀翰林學士金行啟撰·

史館故事錄二卷周史官撰·

玉堂閒話無卷數·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江南登科記一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五禮儀鑑無卷數。曲臺奏議二十卷。周祕書監陳致雍撰。

均田圖一卷。晉崔頌撰。

右政事類

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以前行用。無名氏撰。

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定州王都進。

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刑部尙書盧億纂集。

刪定格令五十卷。吳王楊行密詔修刪定。

昇元條三十卷。南唐烈祖詔法官及尙書刪定。

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三卷。梁太常卿李燕重刊定。

刑律總要十二卷。梁大理卿李保殷撰。

疑獄三卷。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凝撰。

重定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周侍御史盧億等同議定。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周御史知雜事張湜等編集。

大周續編二卷。周侍御史盧億等撰。

右法令類

秦中歲時記一卷。韋下歲時記一卷。膳部郎中李綽撰。

歲華紀麗四卷。韓諤撰。

歲時廣記。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錯撰。

右時令類

地里指掌圖一卷。蜀祝安禮撰。

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錯撰。

嶺表錄異二卷。廣州司馬劉恂撰。

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蜀平章事章莊撰。

洞天福地記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南行記三卷。周王仁裕撰。

浙海潮論兼明錄二篇。吳越僧贊寧撰。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南唐如京使章僚撰。

右地里類。

丙部子錄。

法語二十卷。南唐進士劉諤撰。

質論十餘篇。南唐內史舍人徐錯撰。

格言五卷。後述三卷。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撰。

孝悌錄二十卷。唐孝悌錄十五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右儒家類。

道德經疏節解四卷。蜀諫議大夫知制誥喬諷撰。

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後蜀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彭曉撰。

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

三要三篇。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右道家類。

致禮書十卷。唐宰相朱朴撰。

雜說二卷。南唐後主撰。

治書五十篇。南唐著作郎郭昭慶撰。

長短經十卷。蜀梓州趙蕤撰。

兼明書五卷。太學博士邱光廷撰。

東壁出言三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讀古闕文一卷。南唐宰相孫晟撰。

癖書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兩同書二卷。靈壁子十卷。淮海寓言七卷。

讒書五卷。吳越掌書記羅隱撰。

章子三卷。吳越蘇州刺史章魯封撰。

駁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吳越僧贊寧撰。

質疑論。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漆經□卷。楚幕府朱遵度撰。

百悔經。無卷數。閩鳳閣散人劉乙撰。

自然經五卷。晉少府監尹玉羽撰。

右雜家類

三水小牘三卷 魯山令皇甫枚撰

雲仙散錄一卷 金城馮贊撰

耳目記一卷 劉氏撰

祕閣閒談五卷 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稽神錄六卷 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開顏集三卷 校書郎周文規撰

唐摭言十五卷 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撰

廣摭言十五卷 南唐鄉貢進士何晦撰

紀聞談三卷 蜀潘遠撰

野人閒話□卷 後蜀景煥撰

續野人閒話□卷 無名氏撰

鑑戒錄十卷 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錄異記八卷 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虬鬚客傳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金坡遺事 逢辰錄 奉藩書均無卷數 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青雲總錄 青雲新錄 南部新書 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吳越錢

皮氏見聞錄五卷 妖怪錄五卷吳越丞相皮光業撰

葆光錄三卷吳越陳纂撰

資談六十卷吳越蘇州推官范質撰

金谿閒談十二卷閩殿中侍御史劉山甫撰

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黃州刺史孫光憲撰

晉陽見聞錄無卷數 北漢中書舍人王保衡撰

王氏見聞錄□卷 入洛記一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右小說家類

花經一卷吳張珣撰

茶譜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竹譜三卷吳越世子錢昱撰

筭譜十卷。吳越僧贊寧撰。

水族加恩簿一卷。吳越功德判官毛勝撰。

蠶書。無卷數。荆南黃州刺史孫光憲撰。

右農家類

青雜立成厯四卷。唐司天監朱奉奏上。

齊政厯。無卷數。南唐厯官撰。

中正厯。無卷數。南唐厯官陳承勳撰。

武成永昌厯二卷。正象厯經一卷。蜀司天監胡秀林撰。

極衍一卷。後蜀司天監周傑撰。

調元厯二十一卷。晉司天監趙仁錡等撰。

顯德欽天厯十五卷。晉端明殿學士王朴撰。

右陰陽家類

筆訣三卷。後蜀綿竹隱士姜道撰。

古君臣象三卷。後蜀翰林祗候張攻撰。

會禽圖一卷。後蜀黃居實撰。

射書十五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鉉撰。

射法一卷。南漢尙書左僕射黃損撰。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南漢翰林學士徐鉉撰。

右藝術類

事類賦三十卷。南唐內史吳淑撰。

古今韻會五百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撰。

四庫韻對四十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撰。

備忘小鈔十卷。後蜀文谷撰。

續事始五卷。蜀馮鑑撰。

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楚幕府朱遵度撰。

尚食掌食典一百卷。後蜀無名氏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吳越錢端禮撰。

蒙求二卷。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清異錄四卷。晉翰林承旨陶穀撰。

右類書類

食性本草三卷。南唐陳士良撰。

蜀本草圖經二十卷。後蜀翰林學士韓保昇撰。

本草括要詩三卷。後蜀張文懿撰。

實藏暢微論三卷。南漢軒轅述撰。

右醫家類

六壬翠羽歌一卷。長興中僧令岑撰。

六壬軍鑿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遞立成厯二卷。南漢胡萬頃撰。

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周處士陳搏撰。

右術數類

胎息祕訣一卷。唐僧遵化撰。

論氣正訣一卷。南唐國子祭酒何溥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塘城集仙錄十卷。 崇道記一卷。 混元圖十卷。 傳受年載記一卷。 元門樞要

十卷。 道門樞要一卷。 兼明書十二卷。 仙傳拾遺四十卷。 規書一卷。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 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 東瀛子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還丹歌一卷。蜀朱通儼撰。

太平經十三篇。吳道士閻邱方遠詮。

宗鏡錄一百卷。 抱一子一卷。 心賦一卷。 感通賦一卷。吳越僧延壽撰。

三教事跡。無卷數。吳越僧贊寧與道士韓德純全撰。

高僧傳三十卷。 鷲嶺聖賢錄一百卷。 僧史略三卷。吳越僧贊寧撰。

舍利塔記一卷。南唐戶部侍郎高越撰。

佛國記。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纂。

右仙釋類。

丁部集錄。

李後主集十卷。南唐後主撰。

紫府集。千餘首。無卷數。秦王從榮撰。

詩集四卷。唐宰相朱朴撰。

文集二卷。太學博士邱光廷撰。

金門集十卷。太子少傅李琪撰。

白沙集十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愚撰。

鼎國詩三卷。後唐李雄撰。

政餘集五卷。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撰。

盧士衡集一卷。同光中進士盧士衡撰。

閣中集十卷。南唐梁王徐知諤撰。

鍾山集二十卷。南唐司徒李建勳撰。

祀元集三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文集六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南唐中書舍人韓熙載撰。

文集五卷。南唐右僕射孫晟撰。

滎陽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潘佑撰。

衡山集七卷。南唐連州刺史廖凝撰。

文集十五卷。詩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撰。

徐常侍集十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內二十卷。仕江南時作。

徐舍人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鉉撰。

梅嶺集五卷。南唐進士成彥雄撰。

四六集一卷。南唐田霖撰。

虛白文集。無卷數。南唐處士史虛白撰。

陽春集一卷。南唐平章事馮延巳撰。

金鰲集二卷。南唐水部員外郎前楚零陵從事孟賓于撰。

覽古詩一卷。南唐先存撰。

伍喬詩一卷。南唐考功員外郎伍喬撰。

碧雲集二卷。南唐淦陽令李中撰。

陳嵩伯詩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處士集。無卷數。南唐梁藻撰。

孟一之詩一卷南唐孟
買誤

鍾山集一卷南唐王
假誤

詩集一卷南唐江
為誤

唐風集三卷吳翰林學士
杜荀鶴誤

小東里集三卷 廣東里集四十卷吳知制誥
游恭誤

登龍集十卷 從軍稿二十卷 筆耕二十卷 冥搜集二十卷吳翰林學士
殷文圭誤

孫伯魚集三卷吳宗正郎
孫舫誤

沈子文詩一卷吳祕書郎
沈彬誤

啟霸集三十卷吳朱潯
誤

百一集二十卷吳周延
禧誤

聲書十卷 解聲書五卷 陵陽集五卷 大紀賦一卷吳翰林學士
沈顏誤

詞制歌詩二十卷 牋表三十卷梁中書侍郎
張策誤

表奏十卷梁宰相敬
翔誤

歌詩三卷 集三十卷蜀給事中
牛燾誤

西園集十卷 昌城後寓集十五卷蜀翰林學士 毛文晏撰

玉堂集二十卷蜀翰林學士 庾傳昌撰

玉堂集無卷數 蜀學士 劉贊撰

瓊瑤集無卷數 蜀李恂撰

浣花集五卷 集二十卷 箋表一卷蜀平章事 章莊撰

羅子善詩十卷蜀給事中 羅延讓撰

龍吟集三卷 懷秦賦一卷 南冠集 長樂集十卷蜀司徒同平章 事馮涓撰

張濱詩一卷蜀司徒同平章 事張濱撰

樞機應用集二十卷後蜀宏文館大學士 李昊撰

擬白居易諷諫詩一卷後蜀門下侍郎 歐陽迥撰

唐隱居詩一卷蜀處士 唐求撰

桂香集一卷南漢尚書僕射 黃損撰

詩集八卷南漢吏部郎中 陳用拙撰

廖贊禹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 廖至嗣撰

表狀一卷。楚天策府學士李宏舉撰。

徐東野集一百卷。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撰。

劉休明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劉昭禹撰。

錦樓集一卷。三百篇。吳越國王錢元璣撰。

政本集十卷。吳越國王錢俶撰。

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貴谿叟自序述傳一卷。吳越彰武軍節度使錢儼撰。

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吳越知制誥錢易撰。

典懿集三十卷。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吳江應用集二十卷。吳越丞相林鼎撰。

吳越掌書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二卷。湘南應用集三卷。吳越掌書記羅隱撰。

鹿門家鈔詩咏。無卷數。吳越丞相府判官皮瓌撰。

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閩寓公前翰林學士韓偓撰。

中壘集。白巖集十卷。閩散騎常侍鄭良士撰。

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閩節度推官黃滔撰。

表記奏牘三百篇。閩殿中侍御史陳蟠撰。

探龍集一卷。釣磯集八卷。賦五卷。閩掌書記徐寅撰。

荆臺隱士文集一卷。荆南前進士梁震撰。

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鞏湖編。均無卷數。荆南節度使孫光憲撰。

武庫集五十卷。晉少府監尹玉羽撰。

丁年集。無卷數。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屠龍集五卷。南金集五卷。晉右諫議熊皎撰。

賦一卷。晉宰相桑維翰撰。

鄭雲叟詩三卷。晉處士鄭邀撰。

法喜集。無卷數。周禮部尙書馬裔孫撰。

游藝集五十卷。演論集五十卷。和成績集一百卷。周侍中和凝撰。

扈仲熙集十卷。周翰林學士扈載撰。

桑軺集五卷。西江集一百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文集十卷。周翰林承旨陶穀撰。

艸堂集三十卷。周修撰買
緯撰。

馮道集十卷。周宰相馮
道撰。

宮詞一卷。蜀花藥夫
人撰。

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一百卷。蜀道士杜
光庭撰。

禪月集二十五卷。巨岳集一千首。蜀僧貫
休撰。

處默詩一卷。蜀僧處
默撰。

玉壘集十卷。楚僧可
明撰。

碧雲集一卷。楚僧虛
中撰。

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吳越僧贊
寧撰。

白蓮集十卷。荆南僧齊
己撰。

右別集類。

諫書八十卷。大唐直
臣編。

諫奏集七卷。南唐勤政殿學
士張易纂。

玉堂遺範三十卷。太子少傅
李琪編。

東漢文類三十卷賈儼編

唐諫諍集十卷蜀職方員外郎趙元恭纂

蜀國文英八卷蜀學士劉贊編

賦苑二百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鉉編

續本事詩三卷吳處常子纂

國風總類五十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編

煙花集五卷蜀主王衍集

又元集三卷蜀平章事章莊編

廖氏家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光圖編

才調集十卷蜀監察御史章穀編

十僧詩選無卷數唐無名氏編

花閒集十卷後蜀衛尉少卿趙崇約編

右總集類

續唐書卷二十

食貨志

自太史公爲平準書。而班史述食貨志。於是後之作史者。若續漢。若晉。若隋。唐。皆志食貨焉。食貨之名。蓋本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置廬井以安之。通貨財以富之。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書言奏庶鮮食。懋遷有無。皆因其所利而導之。順其所欲而化之。不違農時。不竭民力。此五帝三皇翺垂之教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誠以國家經用。自有權衡。卽取之於民。而上下相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耳。由漢至隋。詳於各史。唐都長安。而關中素稱沃野。然土地甚狹。所入賦稅。不足以給國用。自天寶以來。大盜橫行。方鎮屢叛。兵革不息。用度日煩。兼以驕君暗主。壞亂經常。由是聚斂之臣進。而財利之說興。爲兼并。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糶。鑄錢括苗。摧利借商。進奉獻助。弊端百出。以至於亡。及莊宗平梁。任吏入孔謙爲租庸使。峻法厚斂。剝民奉公。民產旣竭。軍食遂虧。加以荒歉。頻仍。兵戈迭起。不數年間。遂致顛覆。南唐地小年促。又不足言矣。舊史殘闕。今姑錄其一二焉。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小菽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囿。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

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獨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二月吏部尙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敕曰本朝征料惟配有兩稅至於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請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使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若合有改移卽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天成四年夏五月戶部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限期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夏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肯者卽具狀徵收有詞者卽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長興三年冬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蕪而不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

嚮風面南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種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宜流。以稱朕意。其年夏四月癸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四。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又是時田每十畝。獨一畝半。以充瘠薄。昇元五年冬十一月。定民田稅。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爲平允。自時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

後主元年夏六月。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八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廩祿。諸朱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是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同光二年春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鹽鹺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旣場務以墮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置。一一條貫。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棧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樂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諸州府百姓令散蠶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棧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四年夏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概定奪。謹具如後。應食顆鹽。

州府省司各置權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竝通私商與販。所有折博。竝每年人戶蠶鹽。竝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權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竝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莊。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脚戶。經過店主。竝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捕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以上。支賞錢五十千。應食未鹽地界。州府縣鎮。竝有權糶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概條流。應刮蘇煎鹽。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處死。如是收到蘇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竝處極法。其有權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竝依前項刮蘇例。五斤已上

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竝合支賞錢，卽準京洛諸鎮條流事例施行。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竝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州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竝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竝準京洛條流施行。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天成三年秋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權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麴酒供家。卽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卽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權。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循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長興元年春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長興二年夏五月丁卯，詔曰：酒醴所重，麴蘖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量，定稅錢。訪聞數年以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益甚。蓋以亂

離日久。貧下戶多。纔遇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糠。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遂成凋弊。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竝放其麴。官中自委逐州減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諸人。不准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悅之。其年秋七月。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以前麴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上。每畝輸納農器錢一錢五分。

同光二年。度支奏請。勝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其年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閒點檢錢帛。內有錫鐵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

雜惡鉛錫錢。竝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竝行收納。

天成元年秋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徧行曉告。如原係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冬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竝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交泰二年秋七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錢。貨。右文曰貨。左文曰泉。與舊錢竝行。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之一。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敝。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後主三年春三月。始鑄錢。其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靳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累十七萬緡。初嗣主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生。百姓盜鑄。僅止一斤。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旣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

續唐書卷二十一

刑法志

唐之律書。因隋之制。用齊律十二篇舊名。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制刑名五。一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二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戮而宥之於遠。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之。四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五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仆作教刑。是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死刑爲二。曰斬。曰絞。除其梟首。轆裂之酷。流徒各除其鞭刑。唐皆因之。及至僞梁篡位。妄自更張。重刊定律三十卷。格十卷。式二十卷。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共一百三篇。目爲新定格式律令。皆係贖貨濫刑。刪改舊制。莊宗滅梁之歲。卽敕臣下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俱合唐朝舊制。庶刑令式有所遵循。爰約述其詔敕云。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御史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字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

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竝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同光二年春二月。刑部尙書盧損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同光二年夏六月己巳。敕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竝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府。見禁囚徒。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自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同光三年夏五月己未。敕三京諸道州府。所犯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竝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後。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令嚴令。或謀惡逆。或蓄奸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竝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竝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

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夏六月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條疏覆奏。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爲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尙未明近敕。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政令曉諭。冬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濫冤。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長興元年春二月。詔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長興二年春二月辛亥。敕。朕猥以眇躬。薦承洪業。念彼疲瘵。勞於寐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有鬪爭。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乃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剴裁。如敢苟縱依違。致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伸冤。勘問不虛。其原推官典。竝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夏五月癸

丑。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於廳壁。令其遵行。六月壬午。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後處分。八月丁卯。敕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淹滯。四月。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理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標例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謂置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竝加嚴斷。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長興二年春正月戊申。大理正張居瑑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應順元年春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敕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夏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清泰二年春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遇于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卽候次月。

輕繫者。卽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昇元六年秋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烈祖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卽位。命法官及尙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續唐書卷二十二

岐世家第一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祖鐸，父端。乾符中，文通爲博野軍卒。黃巢犯闕，鄭畋以博野軍遣其擊賊，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文通敗之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文通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扈蹕東歸，李昌符擁兵於岐下，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元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昭宗不勝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兩樞密以謝之。茂貞嚴兵不解，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於是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邪說，復沮其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

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章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卽閻珪也。時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御史。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室。大掠坊市。自此長安大內盡爲兵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尙書令。封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全忠。宰相崔胤召全忠引四鎮之兵屯於岐下。重溝復壘。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及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官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相與

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平？」時茂貞山南諸州盡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梁。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絕。正月，乃請車駕還京，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乃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茂貞懼梁復討，請落尙書令，許之。及全忠篡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敢。乃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置官屬，目妻爲皇后，鳴鞘常扇，視朝宣令，一如王。尙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其地有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凡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入於蜀。天祐四年已後，邠、寧、鄜、坊入於梁，秦、鳳、階、成又入於蜀。至天祐十九年間，所有七州而已。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碗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去遠矣。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賀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懼不自安，乃上表稱臣，尋遣其子從贖來朝。莊宗詔茂貞仍

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敕不名。又以其宿望耆年。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子從贇嗣。

從贇。茂貞之長子也。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承制拜彰義軍節度使。及莊宗平梁。茂貞令從贇入覲。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拜鳳翔節度使。同光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從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贇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鎮。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贇以軍民不擾。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贇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旣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降惇敘。俾煥成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於職。利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贇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贇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吏民扣馬。乞以從贇爲帥。許之。清泰初。卽以從贇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鎮。年四十有九。從贇少敏悟。善筆札。工畫。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時以爲佞。但進退閒雅。慕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閒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汧隴之閒。有田千

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述曰。唐綱不振。藩鎮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竟敢犯亂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餓殍。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鎮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類推。何遽非荆南之匹。舊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爲世家書首。

續唐書卷二十三

吳世家第二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父名怵。世爲農家。初名行愍。少孤貧。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乃自募百餘人。皆悍勇無行者。殺都州將。目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卻。乃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彥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纒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不敢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所。少長皆死。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

秦畢居東塘。行密入廣陵。罄外秦之粟以食居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錠。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朱全忠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至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全忠於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卽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十一月。全忠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孫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乃招合離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選五千人。象養於府第。甲冑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部。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降制授爲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全忠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

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任以爲將。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朱友恭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友恭師至。卽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翟章。并淮軍三千餘人。淮人大恐。八月。全忠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敗之於清江口。殺師古。從周收兵走。追至淠河。又大敗之。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二年。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南行營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來乞師。行密遣將王茂章出救之。大敗之。殺朱友寧。友寧。全忠之子也。全忠大怒。自將以擊之。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全忠率軍抵霍邱。略地於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杜洪。斬於揚州市。全忠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頌。俱爲行密所并。三年十一月庚辰。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年五十四。諡曰忠武。子渥立。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日有威望者。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

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以兵圍之。茂章奔於錢唐。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傅卒。其子匡時代立。傅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全忠篡唐。國號梁。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旣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溫。顥共遣盜入寢中。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涓立。及僭號。追尊爲烈祖。景皇帝。陵曰紹陵。

涓。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隆演。先是張顥。徐溫之弑渥也。謀分地送款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戟於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可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爲便。顥不能答。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涓以次當立。諸將毋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涓

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渭出溫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顯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顯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顯。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牙堂斬顯。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渭備位而已。天祐六年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可求薦周本。本請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唐。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鎰。全諷屢餽給吳軍。乃釋不殺。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渭兼中書令。天祐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而驟至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渭使客將何堯諭遇使自歸。乃隨堯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天祐九年七月。溫率將吏進渭位太師。中書令吳王以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天祐十年九月。吳越遣其子傳瓘攻常州。屯於潘葑。徐溫敗之於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於霍邱。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楚將許貞來援。渭遣柴再用等大破之。復取袁州。天祐十二年秋八月。以溫爲兩浙都招討使。封齊國公。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濬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天祐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劫渭登樓。發庫兵以誅知訓。知訓將出走。適朱瑾自外來。反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天祐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天祐十五年夏四月。副

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烈祖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戊戌，烈祖遷淮南節度行軍副使。以徐知諫代權。潤州團練事。天祐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渭卽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渭卽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先代文武百官。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烈祖守潤州，嚴可求謂之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烈祖秉政，其語泄，烈祖出可求於楚，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渭僭號。二年五月己丑，渭卒。渭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本意，常快快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初封丹陽郡公。渭卒，徐溫推溥爲主。六月戊申，卽吳王位。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溫金陵尹。明年春正月，遣使勸晉王稱帝，改元順義。大赦境內。冬十月甲子，祀天於南郊。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陽。十二月，溥遣使景章入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牋表。明年八月，又遣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

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冬十月辛丑。徐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追封溫爲齊王。吳乾貞二年二月庚辰。遣通事舍人劉朝忠入朝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旣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供。遣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令。清泰元年。吳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烈祖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稱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明年。烈祖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昇元二年十二月。溥殂於丹陽。年二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葬平陵。昇元六年。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廷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絕。

述曰。三十六英雄。行密居最。五國故事。載行密豪勇。而頗有度量。吳越蘇州刺史成及。爲部所叛。執送行

密行密舍之。了無疑忌。及常抵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其頂。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史又言其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開國淮南。稱雄四主。況其初奉天祐年號者。一十二年。志亦可嘉。故次於岐世家後焉。

續唐書卷二十四

梁世家第三

朱全忠，本名溫，宋州碭山人也。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全忠。其季，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存及全忠有勇力。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全忠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全忠爲東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僖宗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全忠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巢不從。全忠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全忠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僖宗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於宣武。是歲，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犇亦乞兵於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犇，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郛、尙讓等。犇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晉王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晉王追敗之於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

月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三月進爵王。十二月改封吳興郡王。三年春二月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得兵萬人馬千匹以歸。是時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軍板橋。張陞軍北郊。盧瑋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乃親引兵攻秦賢。拔其四柵。又擊瑋萬勝。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全忠以輕兵出北門襲陞。遂大敗之。宗權與陞夜遁。復遣陞攻汴。全忠引伏兵出斷陞軍而擊之。陞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陞。而河陽陝洛之兵。因各潰去。十月。賜全忠紀功碑。全忠帥騎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遂攻陷濮州而還。十二月。賜全忠鐵券及德政碑。以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乃表楊行密爲副使。又請行營司馬李璠爲留後。文德元年。全忠率師赴淮南。行次宋州。聞行密已拔揚州。遂還。二月丙戌。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庚子。僖宗崩。昭宗卽位。四月戊辰。魏博樂彥貞失律。其子從訓乞師於全忠。乃遣朱珍攻之。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軍立羅信。乃命班師。張全義逐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奔。乞師於太原。晉王發兵圍之。全義來求救。乃遣丁謂。牛存節赴之。擊敗晉兵於沈河。九月。攻蔡。不克。移兵伐徐。十月。遣朱珍與時溥戰於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敗溥於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來獻。全忠遣送京師。斬之。三月。封全忠東平王。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六月辛酉。儒遣使修好。全忠表請授儒淮南節度使。辛未。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全忠與魏軍戰於內。

黃大敗之。十月克宿州。十二月丁會敗朱瑾於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遂克兗。鄆。乾寧元年二月全忠及朱瑄戰於魚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瑄於梁山。十一月又敗之於鉅野。兗。鄆求救於晉。晉王發兵救之。假道於魏。既而魏人擊之。全忠怒。大舉攻魏。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殺之。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師古克鄆州。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於淮南。九月攻淮南。師古出清口。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洛。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與岐晉通。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匡凝請和。乃止。二年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晉王取澤潞。三年八月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於晉。遂攻鎮州。破臨城。進攻定州。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全忠爲梁王。三月大舉攻晉。五月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李茂貞。王行瑜等皆遣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陰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陰令人伺察。果得胤奏謀誅宦者之說。全誨等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卽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復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且至。卽以邠岐宿衛

兵劫天子奔於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詔梁兵還鎮。二年春。全忠退兵於河中。遣朱友寧擊敗晉軍於蒲縣。四月。友寧引兵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助之。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以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紿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賜全忠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爲諸道兵馬副元帥。引兵東歸。天子餞於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九月。遣朱友謀殺胤於京師。自天子奔華州。全忠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命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二百餘人。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岐、楚、蜀、吳、聞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全忠大懼。六月。楊崇復附於岐。全忠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等行弑。昭宗崩。昭宣帝嗣位。十月。全忠朝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六月戊子朔。殺左僕射裴樞等。并聚朝士貶官者數十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佐吏李振曰。此輩自爲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七月辛酉。天子賜全忠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全忠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遂攻之。全忠如襄州。軍於漢北。十一月丁卯。全

忠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封全忠爲魏王相國。總百揆。兼備九錫之命。全忠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全忠爲天下兵馬元帥。全忠益怒。遂弑太后於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天祐三年春正月。幽。滄稱兵將寇魏。魏假兵於全忠。乃發兵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魏兵皆叛。全忠盡殺之。遂攻滄州。軍長蘆仁恭求救於晉。晉取潞州。全忠乃還。天祐四年夏四月壬戌。全忠更名晃。甲子。篡唐位。其兄全昱聞而叱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時羣臣奉册奉寶。進讀稱賀。遂宴於元德殿。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全忠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全忠不懌而罷。丁卯。使宣諭州鎮。戊辰。改僞號開平元年。國號梁。奉唐帝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改樞密院爲崇政院。是月。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敗績於晉。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春正月己亥。卜郊於西都。弑昭宣帝於曹州。二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爲二王後。夏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師戰於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鄆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天祐六年。僞開平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甲子。延州高萬興叛。岐請降。六月庚戌。劉知俊叛。附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虞叛。附於蜀。冬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

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九月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仁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於晉晉師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師戰於柏鄉敗績夏五月甲申改元冬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春三月丙戌屠棗彊夏五月甲申全忠有疾閏月壬戌病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更昌熾如此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全忠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全忠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全忠尤寵之雖未立友文而意屬焉友珪心不平全忠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六月丁丑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勅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全忠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全忠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全忠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全忠年六十一友珪自立以友貞爲東都留守初全忠迎昭宗於鳳翔素

服待罪。昭宗佯爲鞵脫系，呼之曰：「全忠爲我繫鞵，全忠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全忠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全忠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可知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無忠義奮發之臣，夾輔左右，以致全忠得肆行無忌耳。全忠用兵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其暴虐多類此。

友貞，全忠第三子也。自友珪弑父篡位，矯殺友文，以弑主之罪歸之。天祐十年，僞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友貞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主上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友貞曰：「先君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尙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全忠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爲主。二月庚寅，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遂殺友珪。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是月，友貞卽位，乃去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三月丁未，更名鎰。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取幽州。天祐十一年，僞乾化四年夏四月，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天祐十二年，僞貞明元年，存節克徐州。三月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邠

州李寶衡叛岐請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入於魏州，遂取德州。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岐請附，是歲更名瑱。天祐十三年，僞貞明二年春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師戰於故元城，敗績。晉師取衛州。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於晉。秋七月，晉師取襄州。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九月，晉師取滄州。又克貝州。守將張德原死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晉師取楊劉。天祐十五年，僞貞明四年冬十二月癸亥，賀瓌及晉師戰於胡柳，敗績。秦寧軍節度使張萬進叛附於晉。天祐十六年，僞貞明五年春正月，晉軍於德勝。冬十二月，晉師取濮陽。天祐十七年，僞貞明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輝，叛附於晉。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天祐十八年，僞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改元。冬十月，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及晉師戰於戚城，敗績。天祐十九年，僞龍德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退保楊邨。天祐二十年，僞龍德三年，潞州李繼韜叛晉請附。夏四月己巳，晉王卽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閏四月壬寅，唐軍鄆州，陷之。五月，先鋒將康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軍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軍取曹州。梁人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友貞使控鶴都將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下，遂刎。年三十六。梁亡。

述曰：全忠自盜羣毒流唐室，弑二君一皇后，搢紳被害者不可勝數，其罪大惡極，卽殺之有餘辜。且也內亂躐倫，行同鳥獸，卒至腹刃出背，身裹敗氈，語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其信然矣。友貞元凶遺孽，乃底滅。

亡唐讎克復豈非天哉

續唐書 卷二十四 梁世寧

二五一

續唐書卷二十五

蜀世家第四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額，多智有力。先世故爲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遂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而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田令孜。錄建等爲假子。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其刺史王珙棄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托彥朗。」選兵二千，馳往成都。行

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怒，破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於學射山。敬瑄遣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羅拜曰：「今旣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昭宗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校。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久不相屬，近聞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且靜中原，以固根本。」昭度遲疑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櫛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卽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蜀帥符印相授。明日，敬瑄開門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大順二年冬十月癸未，制授檢校司徒。西川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令人殺之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乾寧元年夏五月，建久攻彭州，都指揮使趙璋

出降。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建。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敗彥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乾寧三年夏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於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不奉詔。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朝廷卽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天復元年。朱全忠劫天子幸鳳翔。以兵圍之。李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全忠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兵援。勸其勿和。遣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李思敬遂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天復三年秋八月。詔封建蜀王。天復四年春二月。朱全忠劫天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之地。天復七年春三月。朱全忠篡唐。僞號梁。改元開平。遣使以聞。建拒而不納。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皆不應。秋九月己亥。建僭卽皇帝位。國號大蜀。封其諸子爲王。百官進爵有差。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蜀恃險而僻。建雖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設論。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於翰林學士最承恩。侍臣或諫其太過。則曰。吾爲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天子待接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吾不及當時。何謂之過邪。論者多之。明年正月壬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二月甲辰。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建爲忠武軍卒時。掠以爲子。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宗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爲大司馬。總六軍。建以其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

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宜急與之。建心益疑。宗佶上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鴆死。甲子。遣將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瑋。夏五月。遣將會岐兵三萬攻梁。雍州晉張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申。梁敗岐兵於幕谷。遂與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爲太子。後更名元坦。又更名元膺。武成二年冬十月甲子。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詔頒行之。武成三年夏六月。下詔勸農桑。十二月辛巳。大赦。改明年爲永平。永平元年春三月。岐兵臨東鄙。建遣王宗侃等攻之。戰於青泥。敗績。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建至興元而還。秋九月。築柳隄。是歲始作興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鑄永平元寶錢。永平二年春正月。封張魯爲扶義公。諸葛亮爲安樂公。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毗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耳。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朱全忠被弑。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三月。詔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秋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是時升雲安監爲安州。詔行正象麻。永平三年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祿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襲爲建所嬖。元膺易之。屢諫於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出鎮。已而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說。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

而集王崇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罷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令殊率天武兵自衛。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戰於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未至而爲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冬十二月癸未。指揮使王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細沙等十寨。指揮使王崇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永平五年秋九月。以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招討使王宗播攻秦州。招討使王宗瑤。副使王宗翰攻鳳州。冬十一月辛未。宗綰等攻岐兵於金沙谷。王宗鐸克階州。宗綰克成州。宗瑤克鳳州。於是得其四州之地。十二月丁未。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境內。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象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通正元年二月。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實之。九月庚申。新宮成。冬十月己亥。大赦天下。十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改明年元曰光天。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寶錢。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在位十二年。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

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盡謀去建。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殺之。建因謂老將大臣多許昌人。必不爲吾子用。因思擇人。未得而卒。子衍立。

衍。字化源。初名宗衍。襲位後。去宗名。衍。建之幼子也。母徐賢妃。以寵得立。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卽能屬文。有才思。尤好靡麗之辭。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及卽位。荒淫無度。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韓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宣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日夜酣飲其中。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元年。春正月。大赦。鑄乾德通寶錢。改龍躍池爲宣華苑。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巡。以同平章事王鎔判六軍諸衛事。衍戎裝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旌旗戈甲。百里不絕。百姓望之。謂之灌口神。以宮人二千從。至漢州。駐西湖。泛舟奏樂。飲宴彌日。秋七月。駐軍安遠城。還至益昌。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還成都。秋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乾德四年春二月。御文明殿試制科。三月。禁士民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常戴大帽。宿於倡家。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有是令。乾德五年春三月上巳。宴怡神亭。衍自執版。唱霓裳羽衣及後庭

花思越人曲。遊浣花谿。龍舟綵舫。綿亘十里。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是時莊宗卽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小。俛首卽墜。在位者惡之。莊宗平梁。遣使告捷。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大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十二月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赦。鑄咸康元寶錢。三月。衍謁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蓮花冠。衣道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夏四月。宴會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詢曰。朝廷有十臣在。亦復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閏十二月。麻紙印造施行。初。頡麻無閏月。及是見唐麻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暴風摧折隕地。翌日。雷振應聖堂。傾其兩柱。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官。人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常獵於子萊山。是歲又遊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爲樂。冬十月。遊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令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城。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旣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

諸子還於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於七里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鐸草降書。繼岌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鐸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年春三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夏六月。百官至洛陽。王鐸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詣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於長安南之三趙邨。

述曰。王建崛起草間。稱雄蜀鎮。當唐室陵夷。尙能仍天復之號。拒無道之梁。惜乎不久。卽僭號改元。是以梁之續耳。至其斂民傷財。婦寺亂政。釁起蕭牆。抑鬱而死。厥子衍荒淫滋甚。恣意嬉遊。不以國家爲事。遂爲唐所滅。蓋孽由自取也。

續唐書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第五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囁。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洺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溫厚。知書。弱冠。補太原衛指揮使。晉王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朱全忠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知祥遷馬部軍都虞候。莊宗建號。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冬十二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行。奏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馳至京師。有司出內府帷幙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指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圓。董璋等兵。擊破延孝。得其將李肇等。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意。冬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是時安重誨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欲潛圖之。客省使李嚴以常使蜀。知其細。乃獻

謀於重誨。以己爲參軍。庶効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天成二年正月。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奉使伐蜀。兩川俱至破滅。其怨已深。今何得來此。卽遣人執嚴斬之。明宗不能治。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赴鎮。且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姻。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趙廷隱率兵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長興二年。以遂。閬旣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九月。董璋反。長興三年夏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知祥又破董璋。自領兩川節度使。長興四年春二月。命修蜀故主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秋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戊戌。明宗崩。制服大臨。應順元年春正月。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己巳。知祥遂僭位。是日。大風晝暝。二月癸酉。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百官進秩有差。三月。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夏四月辛巳。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遂寢疾。命子昶監國。甲子。知祥薨。年六十一。僞諡明孝皇帝。廟號

高祖葬和陵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也。初名仁贊。知祥爲西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知祥病。昶監國。已薨而祕不發喪。趙季良等立昶。遂於柩前卽位。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秋九月。加季良司徒。百官進秩有差。冬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析鹽縣雍江。草市置招茸縣。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大赦。夏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明德三年冬十一月。石敬瑭篡位。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己亥。申嚴錢禁。明德四年十二月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廣政元年三月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谿縣。分韻賦詩。是歲鑄廣政通寶錢。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是歲國中大水。祖廟壞。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觀燈露臺。夏五月。地震。冬十月。地震。廣政四年夏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章。皆本於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朕不爲也。嘗勅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卽位。改元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鶴。昶

命少府監黃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劄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宮。廣政九年。析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是歲契丹滅晉。廣政十年春二月。劉知遠稱帝於太原。國號漢。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於蜀。蜀遣諸將出應思綰。宰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圖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出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蜀諸將皆罷歸。而思謙出兵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學士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啟其封。昶怒。其殺思謙也。藻在側。因并擒藻斬之。秋八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廬父墓。羣虎見之避服。因賜以羊酒束帛。是歲。始行郊祀禮。廣政十一年秋九月己未。始置匭函。以執政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時民間多納麴錢。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饒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幙。望之。皆如錦繡。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昶命嚴築作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劄寫爾雅。字皆精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

坊優人作灌口神墜二龍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昶侍其母遊凌波殿。競渡。殿卽前蜀宣華苑也。秋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三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使。聞周師至。歎曰。繼勳豈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於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昶寓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廣州二十一年春三月周兵犯金陵。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蜀歸周。蜀以前常致書不答。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鳴於庭。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佶爲太子。是歲行用鐵錢。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師已下荆潭。昶益懼。廣政二十六年春三月宋師平荆湖。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命放還。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飛鳥六畜皆死。廣政二十七年春遣使持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宋祖怒。命王全斌

等由鳳夔二路領兵討蜀。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戰。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國家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士，自比諸葛孔明，人皆竊笑之。冬十二月，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戰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爲戰騎所獲，昶大懼。成都震恐。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顥謂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効命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舉族赴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昶亦掩面而泣。及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贈楚王，諡恭惠。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累從征伐，備歷艱難，而性尙慈儉，才亦明辨。居恆戒昶以固富壽爲務，初頗遵行之。廣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母盡言告戒，昶不能從。入宋，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以爲生？因不食而死。遂同昶葬洛陽。述曰：知祥雄據西蜀，克定東川，不動聲色，斬李嚴，除董璋，固一世之傑也。而撫民以仁，接士以禮，馭下以威，故歿之日，蜀人哀焉。嘗見其所刻石經於淵，民字尙爲高祖，太宗避諱缺筆，雖竊帝號，猶未自絕於唐耳。昶能肇興文教，勸農恤刑，亦不失爲中主。惟其任用匪人，奢侈過度，以致身危國削，舉族爲俘，豈不惜

哉。

續唐書 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

二六七

續唐書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第六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湖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乾寧元年冬。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二年。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死。薛王知柔代爲帥。乾寧三年冬。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軍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推隱爲留後。天祐元年。拜隱清海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加隱同平章事。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天祐五年。僞梁開平二年冬十月。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天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改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下士。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遠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卒用此

數人致治焉。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三月，隱薨，年八十三，諡曰襄，葬德陵，弟夔立。

夔，初名巖，謙庶子也。母段氏，生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殺段氏，養夔爲己子。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善騎射，隱爲行軍司馬。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更名曰陟。隱鎮南海，夔爲副使。隱卒，遂嗣位。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夏四月，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春正月，加檢校太傅。朱友貞卽位，悉以隱官爵授夔，封南海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夔僞皇帝號，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尊祖考及兄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殷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裔兵部尙書，皆平章事。光裔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怏怏思歸。夔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至洛，召其二子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天祐十五年，乾亨二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漢，鑄乾亨重寶錢，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天祐十七年，乾亨四年春三月，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同光元年，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卽皇帝位，改元夔懼。冬十月，改越常縣爲茂名縣。同光二年，乾亨八年，夔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爲閩人所擊，敗歸。同光三年，乾亨九年春正月，夔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必亂，夔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夔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夔，以應龍見之祥。後有

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乃復改名龔。義本飛龍在天。而字音儼。是歲長和國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鬢白馬以求婚。遂以隱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同詔也。同光四年。白龍二年。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侵漢。圍封州。龔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長興元年。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擒靜海節度使曲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顯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長興二年。大有四年冬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蕤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乃遣承旨程寶攻之。寶戰死。長興三年。大有五年。立其諸子爲王。清泰三年。大有九年夏四月。遣將孫成。侵楚蒙桂二州。不克。昇元元年。大有十年春三月。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蕤自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卽位。昇元二年。大有十一年冬十月。楊廷蕤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乞師於龔。乃封子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率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檣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檣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昇元四年。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五年。大有十四年。龔寢疾。遣使區延保入聘金陵。龔爲人辨察多權。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又用刑殘酷。爲刀鋸支解湯鑊之刑。每視殺人。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後又猜忌士人。專任宦者。昇元六年。大有十五年春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葬原陵。子玠立。

玢初名洪度。襲第三子也。小字壽雋。初封賓王。改封秦王。襲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而襲以不類己。欲立洪昌。陰與王翻謀。欲出之於邕州。并出其弟洪熙於容州。逾次立洪昌。會蕭益力諫不果。玢乃即位。改元光天元年。夏四月。遣使蕭規如金陵告哀。又卽遣孫惠告卽位。秋七月。妖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僞改元永樂。攻陷循州。玢遣弟洪昌。洪杲攻之。不克。被圍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得免。玢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僮男女以爲樂。或以墨縵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玢莫能省。洪熙日益進聲伎。誘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玢酷好手搏。洪熙令指揮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爲角觝以獻。保大元年。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玢與諸弟宴長春宮。閱角觝。至夜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掖玢拉殺之。年二十四。諡曰殤。弟晟立。晟初名洪熙。襲之幼子也。封晉王。旣弑玢。遂自立。改元應乾。夏五月。殺其弟洪杲。晟旣弑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洪杲有二心。遂及於禍。冬十一月丁亥。大赦。改元乾和。保大二年。乾和二年春三月。遣兄洪昌謁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冬十月丙午。又殺其弟洪澤於邕州。保大三年。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殺其弟洪雅。九月。又殺劉思潮等五人。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以苟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仲罵曰。慙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仲下獄。保大四年。乾和四年秋九月。殺道庠於市。夷其族。

保大五年乾和五年劉知遠自立爲帝僞國號漢更稱天福十二年秋九月晟殺其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暉洪照恐於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鑊鐵牀劓等刑號曰生地獄保大六年乾和六年秋八月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婚於楚不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楚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晟曰然希廣儒而且吝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辛將兵五千來救未至已拔賀州珣鑿大穿於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於上楚兵逼城悉陷穿中死者無算楚人皆走珣復攻桂州轉掠全州而還保大九年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冬十二月遣內侍潘崇徹等攻彬州元宗使邊鎬發兵來援與崇徹等遇戰不勝崇徹等遂取彬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斫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保大十年乾和十年夏四月元宗遣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巒攻桂州楚兵伏於山谷待之及戰伏兵四起來擊訓敗死巒退保全州冬十月湖南王進達率溪洞蠻攻彬州潘崇徹敗之於蠓石保大十一年乾和十一年秋九月晟寢疾封子繼興衛王璇與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禎王崇興梅王保大十二年乾和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周主殂柴榮嗣位改元顯德晟親耕

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又死。弟昌濬立。故來稱臣。時遣給事中李瑛以旌節招之。瑛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瑛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瑛不果行。夏四月。晟殺其弟洪邈於邕州。保大十三年。乾和十三年夏六月戊午。又殺其弟洪政於禎州。於是龔之諸子盡矣。保大十五年。乾和十五年。晟聞中朝屢爲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又爲湖南所隔。乃治戰艦。修武備。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中興元年。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甕爲壙。親臨視之。秋八月辛巳。晟薨。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葬昭陵。子鋹立。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之長子也。及卽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委政於宦者。至鋹尤愚。專任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臺省備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聞。又踵祖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元宗交泰二年。大寶二年秋七月。尙書右丞參政事鍾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紀綱。鋹不從。宦官聞而惡之。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真。誣允章謀反。龔澄樞。李託證成之。鋹殺允章。并其二子。交泰三年。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邵廷瑁言。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應。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鋹殺其弟璇。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之所以得專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鋹領之。由是殺璇。與上下咸怨。是歲。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以爲

常。後主元年。大寶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而仆。後主二年。大寶五年。龔澄樞誣許彥真謀反。因族誅之。後主三年。大寶六年冬十一月。銀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後主四年。大寶七年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克彬州。戍將暨彥贛、刺史陸光圖死之。餘衆退保韶州。後主十年。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宋詔江南。以書諭銀稱臣。銀怒。囚使者龔慎儀。宋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未幾。美平賀州。冬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其恐如此。後主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正月。宋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左僕射蕭灌奉表請降。銀遑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弟保興、李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等謀曰。北軍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必不能住。乃縱燔其宮殿府庫。鎮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爲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太平興國五年。銀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葬韶州。

述曰。劉氏以區區廣南之地。僭號改元。傲很明德。荼毒生靈。抑且世濟其凶。視同氣如仇讎。棄人命猶草芥。宜其速亡。乃位歷三傳。年踰六十。其後亡也。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二十八

楚世家第七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少爲木工。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乾寧元年，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馬忽蹠齧傷髀。是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語諸將曰：「馬公英勇，吾所不及，真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迎殷於邵州。殷至，佶肩輿入府，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率將吏拜賀。時乾寧三年夏五月也。秋九月，昭宗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光化元年春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天復二年春三月，昭宗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來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荆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漕朗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修貢。夏四月辛未，全

忠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殷上章請依太宗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銅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天祐二十年，莊宗卽皇帝位，遂滅梁，改元同光。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洪鄂行營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曰平江。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勅加殷兼尙書令。楚王同光三年冬十一月，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璽書慰勞，優詔不許。是時關市無征，商旅輻輳，地故產鉛鐵，乃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十。流行境內，凡天下商賈齎寶貨至者，祇以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又湖南不事蠶桑，殷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帝卽位，改元天成。殷遣使入貢稱賀，勅加殷守尙書令。天成二年夏六月，請建行臺，丙申，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尙書右丞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天成四年秋八月，勅中書門下，凡署將相勅牒，宜落吳越王、鏐及楚王殷官位。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殷薨於位。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可

諡曰武穆葬衡陽之上潢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長興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十二月。勅進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希聲居喪無戚容。聞朱全忠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長興二年。葬殷衡陽。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長興三年秋七月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長興三年秋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勅希範爲武安軍節度使兼侍中。冬七月癸酉。進貢銀茶。請頒戰馬。明宗賜馬五十匹。歸貢物。應順元年春正月壬辰。閔帝封希範爲楚王。清泰二年。末帝賜希範弓矢冠劍。清泰三年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僞號晉。改元天福。是時命修黃陵廟。致祭。昇元元年。烈祖卽位。僞天福二年。晉加希範江南諸道都統。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做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以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充之。是月。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棧梯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勍進攻彭士然寨。火箭焚之。士然率麾下逃入溪。錦深山。遣其子師曩。率諸蠻納溪。錦。礮三州印請降。二月。勍班師還長沙。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士然爲溪州刺史。勍爲錦州刺史。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

希範素稱漢馬援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勒誓狀於上。自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會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蠻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先後來附。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冬十月。希範大興土木。建天策府。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昇元七年。僞天福八年。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自時厥後。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耗國用而窮土木。牙將丁思覲切諫不聽。思覲扼喉而死。保大四年夏五月壬辰。希範薨。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弟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堂入謁。希範呼闈者曰。吾不欲見此人。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保大四年夏六月。契丹立劉知遠爲帝。僞號漢。仍以天福紀年。遣使告諭。秋七月。漢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保大五年。僞天福十二年冬十月。希萼自朗州來奔喪。至硤石。希廣用其將劉彥瑫言。遣迎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漢。求封爵。請置邸稱藩。劉承祐不許。希萼怒。送款於唐元宗。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等禦之於僕射洲。敗之。希萼去。誘溪洞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璉洪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涇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漢。承祐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自稱順天。

王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萼責其有貳心。贊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辛卯，經湘陰，至長沙，屯於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暉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請與可瓊水陸夾擊之。希廣許諾，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暉叱可瓊欲反，急白希廣請殺之。不聽。天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希廣率妻子匿於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而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何如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師暉葬之瀏陽門外。希萼自立。

希萼，殷之庶子也。剛很無禮，而其同母弟希崇尤狡險。希廣襲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遣書希萼言劉彥瑫等違先王命，廢長立少，意欲以激亂也。希萼果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崇復從臾推戴。希萼遂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時保大八年冬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春正月甲辰，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二月，元宗以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是月光輔至金陵，元宗待之甚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元宗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希萼旣得志，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等謀作亂。秋九月戊寅，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櫪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暉囚希萼於衡山。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丙戌，

師曷等奉希萼爲衡山王。召募徒衆。遣判官劉虛己求救於金陵。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敗。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人表請兵於金陵。元宗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拔常奉牋詣鎬降。是月。邊鎬趣希崇率其族入朝。遂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十一月辛未。遣使如衡山。趣希萼入朝。元宗以希萼爲江南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保大十年冬十月。希萼入覲。元宗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其後希崇奔周。爲右羽林統軍。

述曰。殷之開國也。自以爲伏波之後。獨不念伏波之戒子弟。願其效龍伯高之謙約節儉。乃不務令德。克家無人。驕泰成風。怙侈滅義。卒也。潰敗決裂。率族歸降。哀哉。

續唐書卷二十九

吳越世家第八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父寬。生鏐之夕。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怪之。將棄於邱氏之井。其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爾。乃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乾符二年。浙西鎮遏王郢作亂。石鏡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其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眾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遂表昌爲杭州刺史。先是天下已亂，廣明元年，杭州始有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衛鄉里。而臨安則爲董昌而鏐副焉。至此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蕭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蕭、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遞，追者及之，誑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乃免。中和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政、施堅實等以舟師屯望海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禦。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景福二年，以鎮

海軍節度使。仍移潤州軍額於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遂僭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聞。昭宗命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旣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節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然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口所部止十三州而已。天復二年。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頴謀襲杭州。田頴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頴遁走。天祐元年夏四月。封鏐吳王。秋八月。昭宗崩。昭宣帝卽位。遣使來宣告。鏐素服舉哀於軍門。天祐二年冬十一月。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天祐三年九月。昭宣帝遣使授鏐吳王竹冊。是歲。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登五鄉隸杭州臨安縣。天祐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夏四月。朱全忠篡位。僞號梁。改元開平。五月。進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我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從。秋八月。梁加鏐兼淮南節度使。天祐五年春正月。梁勅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夏六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是歲。鏐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旣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天祐六年夏四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淮南兵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鏐救之。內外

夾攻。遂大敗之。天祐七年。吳越天寶三年秋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混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洶湧。版築不時就。鏐於疊雪樓。架強弩五百以射潮。潮爲頓斂。冬十月。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字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天祐八年夏四月。梁加鏐守尙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建生祠於衣錦軍。天祐九年春二月。梁朱友珪弑父篡位。遣使宣諭。授鏐尙父册禮。天祐十年。梁朱友貞誅友珪自立。遣使宣諭。授鏐尙父册禮。天祐十三年秋七月。梁加鏐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十四年冬十月。梁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天祐十五年春三月。鏐開府。置官屬。冬十一月。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道入貢京師。天祐十八年夏五月。梁改元龍德。賜鏐詔書不名。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滅梁。遣宣諭使自淮甸至。賜鏐名馬玉帶香匣。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秋九月。鏐遣使錢詢入貢。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冬十月。勅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尙書令。吳越國王。授鏐子元瓘兩浙節度使。同光三年秋八月。鏐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海。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同光四年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吳越改元寶正。天成四年秋八月。唐賜烏昭遇自盡。時朝廷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辭甚倨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旣還。致誣昭遇稱臣舞蹈。遂有是命。重誨乃

誣奏鏐大不敬。九月癸巳。詔削鏐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長興元年冬十月。鏐附表引咎。元瓘等復遣人以絹表自陳。長興二年春三月。安重誨伏誅。明宗復鏐官爵。國王如故。依前不名。長興三年。吳越寶正七年春三月庚戌。鏐薨。年八十一。諡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卽位更今名。鏐之第五子也。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吳會吳越兵攻之。頵每敗歸。卽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病。召諸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皆泣曰。大令公從征。多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遂襲位。以遺命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除民田荒絕者租稅。長興四年春三月。明宗起復元瓘官爵。冬十一月。明宗崩。閔帝立。應順元年夏四月。閔帝崩。末帝立。清泰元年春正月。冊元瓘爲吳越王。清泰三年。末帝遣使賈吳越國王金印。賜元瓘歸舊物也。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晉授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烈祖昇元四年。僞晉天福六年秋七月甲戌。元瓘有疾。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他所。火輒隨發。遂驚悸發狂。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也。卽位時年十四。問倉庫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佐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保大元年。僞晉天福八年冬十月。晉遣使授佐吳越國王玉冊。前代玉冊。冊

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於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保大二年秋七月。石重貴僞改元開運。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晉授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冬十一月。閩大亂。李達乞師於吳越。乃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恤鄰。將安用之。諸將皆素蓄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乃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以救閩。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溫恭禮士。躬勤政務。因民獻嘉禾。而賜復三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入東京。廢石重貴爲負義侯。二月辛未。晉劉知遠僭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三年。夏六月乙卯。佐薨。年二十。謚忠獻。弟侖立。侖。字隆道。元瓘第七子也。末帝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殊不自安。乃謀於親軍去侖。冬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侖闔戶拒之。左右與之格鬪。盡爲進思所殺。遂遷侖於別館。幽於衣錦軍。越二十年始薨。謚曰忠遜。是時進思帥諸將迎侖。異母弟俶立。

俶。字文德。元瓘第九子也。保大六年春正月丙寅。漢劉知遠殂。子承祐襲僞位。改元乾佑。夏四月。胡進思疽發背死。吳越人快之。保大七年。僞乾神二年。漢授俶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保大八年春二月甲申。元宗遣劍州刺史陳誨攻福州。執吳越守將馬光進等。庚寅。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威武軍吳程等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馘萬計。陳誨等敗。

走秋七月。勅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俶遣文誨歸金陵。是年。漢郭威弒承祐而篡立。僞號周。改元廣順。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周授俶天下兵馬都元帥。保大十二年。郭威殂。養子柴榮襲僞位。改元顯德。保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秋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於吳越。且諭之曰。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夏六月。柴榮殂。子宗訓襲僞位。交泰三年。春正月。癸巳。宋祖稱帝。改元建隆元年。遣使諭俶。三月丙辰。俶遣使貢御服金帛。賀宋卽位。夏四月。宋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建隆二年。元宗崩。後主立。開寶二年。俶貢祕色窰於宋。開寶四年。後主貶國號。稱江南。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冬十二月癸亥。俶兵攻常州。後主遣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覽書投地。表其書於宋。開寶九年。春二月戊午。俶朝於宋。冬十月癸丑。宋祖崩。晉王光義卽位。改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俶遣子惟渲。賫物詣宋稱賀。太平興國三年。詔俶入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咏。性謙和。未嘗忤物。其爲政也。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田丁以增賦。卽杖之國門。國人大悅。端拱元年。秋八月。俶薨。追封秦國王。諡忠懿。

述曰。錢氏自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納土於宋。凡八十四年。當時建國承家者。未有若斯之久也。乃自唐以來。士民愛戴。萬口同然。非有刑驅勢迫之。蓋遺澤在人。故沒世不能忘耳。舊史

僅美其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特其一端。新修史記。至謂其剝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

續唐書卷三十

閩世家第九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佐史。廣明元年。黃巢犯闕。羣盜蜂起。壽州屠者王緒。自稱將軍。攻固始。聞潮與弟審邽。審知有材勇。號三龍。召至。以潮爲軍政。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至閩。入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者多殺之。潮頗懼。乃與豪首數輩共殺緒。羣推潮爲主。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治軍有法。耆老相率迎潮。留爲州將。潮卽引兵攻彥若。逾年克之。光啟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秋九月戊戌。昭宗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審知長七尺六寸。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冬十二月丁未。潮卒。審知以位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審知自稱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冬十月。授本軍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元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封瑯琊王。天

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
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卽皇帝位。時審知鑄大鐵錢。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爲貫。同光二年
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隴畝。至富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
皆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閒。省刑薄斂。一境晏然。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年六
十四。諡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
已而莊宗崩。明宗立。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
吏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然驕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以出。襲位逾月。卽出弟延鈞爲益
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以兵入。執延翰殺
之。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天成二年夏五月癸丑。明宗授鱗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瑯琊王。天成三年秋七月。進封閩
王。初。延稟之弑延翰也。次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於郊。延稟臨訣曰。善
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夏四月。延稟率兵攻鱗。擊西門。率其子繼雄攻東門。鱗遣王仁

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斬之，梟其首，并執延稟。鱗謂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冬十二月，守元稱寶皇之語，語鱗曰：「避位就道，當爲天子六十年。」鱗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復位。鱗上表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爲尙書令，今皆已薨，請以授臣。」朝廷不報，遂絕朝貢。長興四年春正月，黃龍見真封宅。鱗卽皇帝位，國號閩，改元龍啟。追尊父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歿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清泰二年，僞龍啟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永和，立淑妃陳氏爲后。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夏六月，以宮人春燕賜其子繼鵬。冬十月，鱗得風疾，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官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惡之，莫敢言。鱗次子繼韜與繼鵬久相惡，欲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己卯，鱗疾甚，做使壯士挺殺可殷於家。庚辰，疾少閒，后訴之。帝詰可殷死狀，做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鱗聞變，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做并殺后及繼韜，歸守明。鱗立十年見殺，諡曰惠子昶嗣。

昶，原名繼鵬，鱗長子也。旣卽位，更今名。清泰三年，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入朝。大赦境內，改元通文。以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有弑君罪，心常自疑。昶患之，因享軍，伏甲執做殺之，梟其首。做部曲燒啟聖門，奪做首，奔於錢唐。昇元元年，僞通文二年冬十月庚子，烈祖遣使至閩，告卽位。昇元二年，僞通文三年

春二月。遣內客省使如金陵賀卽位。冬十一月。晉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冊禮使。封昶爲閩國王。封其弟繼恭爲臨海郡王。昶遣進奏官林恩白執事。以旣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昇元三年。僞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昶稱疾不見。令弟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頗諂乙。昶怒。損還。無所答。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入貢。三月。命六宮設三昧宴。以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夏四月。巫者林興傳神言。宗室將亂。乃命興率壯士殺叔父延武。延望并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內庭。事無大小。皆興傳寶皇命決之。術者言宮中常有災。昶徙南宮。爲長夜之飲。秋七月乙巳。北宮火。焚宮殿殆盡。控鶴軍使連重遇。控宸軍使朱文進。數爲昶侮慢。內懷不平。至是。昶頗疑重遇縱火。欲誅之。內學士陳郟洩其言。重遇懼。夜率衛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斬關而出。宿於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於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諡昶曰康。延義立。

曦。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初名延羲。旣立。更名。昇元三年閏七月壬午。改通文爲永隆元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昇元四年。僞永隆二年春正月。曦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二月。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擊延政。焚廬舍。延政乞師於吳越。吳越命將援建州。三月戊辰。師達分兵出戰。延政遣將林漢徹敗之。丁丑。延政募敢死士入師達壘。縱火城上。殺師達。衆大潰。戊寅。復引兵攻行真寨。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丙戌。遣使入聘金陵。夏四月。吳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曦兵已解。請班師。不從。五

月延政大破吳越兵於城下。是月烈祖遣客省使尙全恭諭曦與延政連和。六月延政與曦盟於宣陵。已而猜恨如故。冬十月曦因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十一月甲申晉以曦爲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十二月遣客省使葛裕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四年僞永隆三年秋七月曦自稱大閩王。冬十月卽皇帝位。延政自稱兵馬元帥。昇元五年僞永隆四年閏月遣尙食使林宏嗣入聘金陵。秋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冬十二月以鹽鐵使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仁遇曦甥也。以姿色嬖之。曦好爲牛飲。荒淫無度。鍛銀葉爲杯。目之曰冬瓜片。又名醉如泥。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是歲遣徐績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六年僞永隆五年春正月延政稱帝。改國號殷。三月己卯烈祖崩。閩遣使如金陵弔祭。保大二年僞永隆六年元宗降書責曦兄弟尋戈。曦引周公誅管蔡。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連重遇弑。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結婚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相誚。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氏妒尙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重遇等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三月乙酉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諡曰景。葬福州。

延政審知子也。曦肆爲醜虐。延政數遣書切諫。曦怒。舉兵相攻。遂成讎敵。已而延政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自置官屬。保大三年僞天德二年春正月鑄天德重寶大鐵錢。一當百。三月連重遇朱文進弑曦。文進遂自立爲閩王。延政遣將討之。不克。冬十月泉州指揮使留從效執泉州刺史黃紹頗斬之。請王繼

勳爲刺史。漳州將陳謨殺刺史程贛。迎王繼成爲刺史。汀州刺史許文進亦降於延政。遂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僞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峯寺僧卓儼明爲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送款於朝。元宗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諡恭懿。

述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後人又強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識以爲六十一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五十五年。亦未深考耳。

續唐書卷三十一

南平世家第十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少爲汴州賈人李七老家僮。朱全忠鎮宣武。七郎以入賞得養爲子。命友讓以子蓄之。因冒姓朱。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朝夕。而大王之所慮者。堅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全忠壯其言。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全忠。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全忠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冬十月。襄州趙匡凝破雷彥恭於荆南。汴兵攻襄州。彥恭復寇荆南。時留後賀瓌殊怯。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拜季興荆南節度使。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季興擊楚兵於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弑。季興見梁日衰。潛有據荆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阻兵自固。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秋八月乙亥。朱友貞封季興爲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天祐二十年。梁亡。晉王卽唐帝位。改同光元年。下詔慰諭季興。司空勳等皆勸入朝。梁震以爲不可。季興不聽。以騎士三百爲衛。朝於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切諫乃止。加季興守中書令。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行。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出而詔書至。季興歸。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又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二年春二月丙午。加季興兼尙書令。進封南平王。季興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同光三年秋九月。以季興爲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巡屬。季興未出兵。魏王繼岌已破蜀。季興方食。聞蜀亡。遽失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朝廷得蜀。安知不爲我福。同光四年春二月。季興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焉。詔未下。而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夏六月甲寅。季興表請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屬郡。廷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明宗不得已與之。天成二年春二月。季興旣轄夔忠等州。復請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明宗不許。乃除

別將西方鄴爲夔州刺史。季興拒而不納。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貲重。至是明宗大怒。制削季興官爵。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而以西方鄴副之。克其夔忠萬三州。天成三年夏六月辛巳。季興以荆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吳冊季興爲秦王。冬十二月丙辰。季興薨。年七十一。諡武信。葬江陵。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爲人明敏多權計。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告歸省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旣薨。遂襲位。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聘楚。馬殷爲之請命於朝。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春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春正月。改封南平王。清泰三年夏四月。從誨遣使如吳奉牋。勸烈祖卽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昇元元年冬十月。烈祖稱帝。遣使告卽位。十一月。從誨表請置邸金陵。烈祖許之。昇元二年春正月甲子。從誨遣龐守規如金陵賀卽位。昇元三年春二月。烈祖復姓李。復國號唐。從誨使王崇嗣如金陵賀南郊。昇元四年。僞晉天福五年。晉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於望沙。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乃具道其語。敬瑭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夏。

四月。晉安從進反。結從誨爲外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使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敬瑊殂。子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從誨求郢州爲屬郡。不許。保大五年。僞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滅晉。劉知遠起太原。僞號漢。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亦遣使開道詣太原。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知遠陽諾之。二月。知遠僭位。從誨遣使朝貢。仍求郢州。知遠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乃絕漢。附於唐。蜀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誑敏。敏爲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余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己。卽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媿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皆稱帝。惟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里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薨。年五十八。謚文獻。葬龍山鄉。子保融立。

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累加至檢校。保大十四年。

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郭威殂。養子柴榮嗣位。周進封保融爲南平王。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周師犯淮南。保融遣使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於元宗。勸附於周。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二月。周師入犯。至雄州。夏五月。元宗歸附於周。柴榮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閒兩絕。及僞顯德時。無歲不貢。又以器械金帛皆常產。不足効誠。乃遣弟保紳入朝。益蒙嘉獎。初季興之鎮梁。以公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乃命泰州給之。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禪。保融懼。一歲三入貢。保融迂緩無能。政事悉委弟保勗。秋八月。保融薨。年四十一。諡忠懿。葬龍山。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時。或因事盛怒。惟保勗一見自解。荆人目爲萬事休。保融卒。拜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保勗少多病。頗有才。至是。淫佚無度。又好營造。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其將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昇後事。延嗣曰。繼冲長矣。保勗領之。建隆三年。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繼冲立。

繼冲。字咸和。保融長子也。保勗疾革。命繼冲判內外兵馬事。保勗既歿。宋除繼冲荆南節度使。會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春正月。宋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繼冲親校李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勢。況宋受命。豈易常耶。亟勸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因扼吭而死。延釗兵至。繼冲出逆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幕井上。給內人入輿。多墮井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內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將奉表於宋。宋復命繼冲爲節度使。夏六月。有事於南郊。繼冲上書願倍祠。秋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授武寧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繼冲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述曰。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爲國也。後振孫綸作荆南志續之。或稱十國志焉。舊史入於世襲列傳。新修史記列諸十世家。劉恕十國紀年因之。揆其始終。實與岐相等。而興滅年世較久。故仍著爲世家焉。

續唐書卷三十一

晉世家第十一

石敬瑭，太原人也。父臬，振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武皇起雲，朔之間，臬振雞以善騎射，從征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振雞生敬瑭，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寡言笑。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深入，擊取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陷酥，夷俗所重，由是知名。天祐十五年冬十二月，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復擊敗梁兵。天祐十九年，明宗戰胡盧套，楊邠幾爲梁兵所扼，敬瑭解之。莊宗卽位，改元同光。歷數軍功，明宗及敬瑭居最。同光四年春二月，趙在禮作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將自訴於天子，敬瑭獻計，不如速進夷門，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遷，明宗以敬瑭爲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入立，改元天成。授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天成二年春二月，加檢校太保，兼六軍諸衛副使。冬十月，明宗幸汴爲御營使，尋爲

宣武軍節度使。天成三年夏四月。徙鎮天雄。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夏五月。徙鎮河陽。冬十一月丁亥。加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十二月。明宗崩。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夏四月。岐陽兵亂。閔帝出奔。遇敬瑊於道。敬瑊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於衛州而去。末帝即位。疑敬瑊必反。清泰三年夏五月。徙鎮天平。敬瑊果不受命。末帝下詔。削奪敬瑊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瑊求援於契丹。秋九月。契丹入自雁門。與敬達等戰。敬達等兵大敗。敬瑊夜出北門。見契丹。約爲父子。冬十一月丁酉。契丹册敬瑊僭皇帝位。國號晉。以幽、涿、薊、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入於契丹。己亥。大赦。改元天福。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一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辛巳。末帝聚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崩。十二月乙酉。追降末帝爲庶人。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鄴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冬十月甲申。烈皇卽皇帝位於金陵。國號唐。改元昇元。十一月戊辰。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昇元二年。僞天福三年春三月丁丑。禁民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月戊寅。以馮道、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冬十月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春三月丙辰。頒調元歷。

夏四月甲辰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九月癸未封李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閔帝廟於洛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除民公私債。冬十一月丙子始用二舞。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三月除民間二年至四年稅。冬十二月丙戌朔徙封重貴爲齊王。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年五十一。嗣子重貴立。

重貴敬瑭兄子也。兄名敬儒爲莊宗騎將。早卒。敬瑭以其子重貴爲子。敬瑭七子六皆先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善騎射。敬瑭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吾家事也。敬瑭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授爲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累封齊王。僞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重貴立。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相州西山。夷禮也。遣李仁廓如契丹。契丹亦遣使來。己卯宋崇節梁言使於契丹。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西山。庚子大赦。冬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夷所用也。保大元年僞天福八年春二月烈祖崩。元宗立。改元保大。夏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冬十月庚午括借民粟。保大二年僞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契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還。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澶州。契

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於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夏六月。克淄州。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開運。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冬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閏月乙酉。赦青州。契丹寇恆州。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如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邠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畋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秦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衛邨。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於戚城。己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如南莊。六月乙丑朔。御崇元殿。百官入閣。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丁卯。射於繁臺。幸杜威第。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辛未。閱馬於茂澤陂。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於萬龍。

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冊兩浙節度使錢佐爲守太尉。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丁丑。臘。畋于郊。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命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爲之。二月壬午。如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丙寅。契丹寇邊。秋七月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八月辛酉。如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九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冬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虞候王清及契丹戰於漚沱。敗績。死之。壬申。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於契丹。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彥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衛。登樓覘城。彥澤呼而下之。重貴奉表降於契丹。自稱孫臣某。甲戌。彥澤遷重貴及諸宮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殺開封尹桑維翰。及宣徽使孟承誨。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日。百官列班遙辭重貴於寺。以迎契丹。重貴舉族出封邱門。契丹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於赤欄。洛京留守景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安置黃龍府。遂滅晉。

述曰。敬瑄雞犬遺類。豺狼野心。依敵亂華。弑君篡國。舊史謂其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鳩漿而止渴。

終取喪亡。猶未盡其罪狀也。逆嗣重貴。奢淫驕縱。閱馬調鷹。任用非人。天怒民怨。以至族行萬里。身死窮荒。自古得國之醜。未有若彼者。而失國之醜。亦未有若彼者。以彼其醜。欲從而帝之。何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哉。

續唐書卷三十三

漢世家第十二

劉知遠。太原人也。其先沙陀部人。父瑛。事武皇爲列校。知遠面紫色。目多白睛。與石敬瑭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於德勝。敬瑭馬甲斷。知遠輟騎授之。取斷革者自跨。殿後而還。敬瑭感之。明宗踐阼。敬瑭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牙。應順元年。敬瑭鎮常山。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敬瑭遇於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立敬瑭後。及有變。知遠擁敬瑭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率衆盡殺閔帝左右。留敬瑭傳舍而去。清泰元年。末帝入立。敬瑭復鎮河東。已而有隙。敬瑭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贊成之。敬瑭僭位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送敬瑭至上黨。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杜重威代領忠武。知遠領歸德。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敬瑭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徙鄴都留守。尋授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自知遠從敬瑭起太原。有功勳。位已高。及敬瑭薨。重貴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重貴疑知遠有異志。每優

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尋加守太尉。然知遠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知遠敗之於秀容。保大五年。契丹入晉。重貴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拐一。木拐。虜之所貴。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爲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成大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知遠潛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帥梁暉取相州歸附。都將史宏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儻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歸附。辛巳。陝州留後王守恩歸附。三月丙戌朔。蜀河東雜稅。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歸附。壬寅。契丹遜。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歸附。史宏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於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五年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遜歸於契丹。以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歸附。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僞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是月。劉昫卒。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八月壬午朔。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

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知遠更名暹。丁丑，薨。年五十四。葬睿陵。子承祐立。

承祐，知遠第二子也。姿貌白皙，眉目疎朗。知遠僭位，授左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兄承訓，長而賢。知遠愛之，方屬以爲嗣。而承訓卒，知遠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知遠薨，秘不發喪，殺杜重威，僞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遂僭皇帝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於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丁丑，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附於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於關西。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秋七月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乙亥，王景崇叛附於李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尙宏遷及趙思綰戰，敗績。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蜀民紐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於京兆。甲子，克河中。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獻俘。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譏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契丹陷內邱。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

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申，趙暉獻馘俘。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史宏肇、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成義軍節度使宋廷渥叛附於威。壬午，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於七里店。癸未，勞軍於北郊。甲申，勞軍於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於威。乙酉，承祐策馬至元化門，遂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邨舍。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承祐。承祐薨，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其後郭威諡承祐曰隱葬陽翟。

晏，初名崇，知遠母弟也。爲人美鬚髯，重瞳，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知遠臣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署晏爲都指揮使，知遠僭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承祐嗣位，改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承祐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爲樞密使，有功，素與晏有隙。晏與屬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民丁以自固。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承祐遇弑。晏乃謀舉兵，威反狀已白，而承祐諸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謬請立晏子贊爲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晏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害？」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稱之爲郭雀兒。至是見晏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晏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晏大罵驥，離間父子，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以其事白於母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篡位，降封贊湘陰公。晏

遣牙將李警奉書於威。求贖歸太原。而贖不得歸。旻始思自立。保大九年。僭帝位於晉陽。仍稱乾祐四年。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以次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警行使於契丹。契丹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契丹遣使册命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又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使王得中聘於述律。請兵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德辰因取岢嵐州。保大十二年。僞乾祐七年春正月。郭威薨。養子柴榮立。旻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諸奚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與契丹兵南出團柏。屯梁侯驛。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遣將逆戰於太平驛。元徽斬其將穆令均。筠遜歸上黨。遂圍潞州。時柴榮新即位。以謂旻幸其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皆謂不可。榮意甚銳。遂行。與旻遇於高平。楊衮望其師。謂旻曰。勁敵也。未可輕動。旻不聽。王得中叩馬諫。又不聽。趣元徽進兵。會馬蹶。爲榮兵所殺。旻遂大敗。日暮。收餘兵阻澗而守。榮將劉詞繼至。復乘勝追擊。旻又大敗。旻閒道馳去。夜失道。得郵兵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榮收軍潞州。大宴軍士。斬敗將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方四十里。榮兵去城三百步。圍之匝月。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榮乃班

師旻自敗高平已而被圍憂憤成疾冬十一月薨年六十子鈞立。

鈞旻次子也初名承鈞少好學工書旻薨鈞謂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之喪奉表契丹自稱男契丹答詔呼爲兒遣使册命嗣位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保大十三年僞乾祐八年春二月庚申遣使如契丹請加上尊號不許保大十四年僞乾祐九年冬改明年爲天會保大十五年僞天會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冬十一月契丹遣高勳以兵助鈞鈞遣李存瓌與勳擊周至潞州而還保大十六年僞天會二年柴榮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告於鈞將發兵而榮班師乃已中興三年僞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爲援鈞欲謀於契丹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鈞卽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爲恃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而鈞與郭氏世仇聞其言亦不悅遂使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贇多不協筠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融被執宋祖以鐵撾擊融首不死釋之鈞懼引師歸僞天會七年秋七月宋師侵邊冬十月丙申遣使告契丹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鈞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旣召無爲同平章事復以五臺山僧繼顛署鴻臚卿十二月遣從子繼文如契丹契丹拘之不遣先是旻凡舉事必稟契丹及鈞立禮文多略契丹遣使責鈞改元援李筠殺

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相待益薄。宋祖常因訥上謀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聞。何爲因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僞天會十二年秋七月。鈞以勢力窘弱。憂瘁得疾。戊申。遂薨。年四十三。諡曰孝和。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知遠以釗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快快。一日乘醉拔佩刀傷未死。釗卽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及旻女皆卒。旻以鈞無子。乃以二子命鈞養爲子。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鈞嘗語郭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鈞臥病。召無爲以後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衰服視事。皆居勤政閣。而鈞故執事百官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廡。九月己酉。繼恩會諸臣飲酒。旣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侯霸榮并其黨。繼恩立。裁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無爲迎立繼元。

繼元。鈞養子也。初授檢校司徒。累遷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繼恩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僞天會十二年冬十一月。旣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於契丹。天會十七年冬十二月。將改元。遣使稟命於契

丹僞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宋師引汾水浸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爲勸繼元出降，繼元恃契丹爲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師乎？」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宋師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前樞密副使馬峯入見，流涕以興亡諭之。五月癸未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淳化中繼元薨。

述曰：後唐之廢也，固由敬瑭之篡逆，而知遠實左右之，罪亦大矣。及其乘虛竊據，僭號登宸，撫御無方，干戈不息，未及二年而身亡。承祐稚弱無能，又未及二年而身弑國亡，何其速耶！旻受郭威之欺，固由長城自壞，其得保一隅以圖存，歷四傳而殄滅，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三十四

周世家第十三

郭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父簡。事石敬瑭爲順州刺史。劉仁恭破順州。簡見殺。威形神魁梧。負氣好使酒。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時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莊宗滅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悉隸從。馬直。威年二十一。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閩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僭位。拜威樞密副使。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知遠疾革。以承祐託威。承祐嗣位。拜威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承祐遣將討之。久皆無功。乃加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出戰。威大破之。守貞自焚死。僞乾祐二年秋八月。威自河中班師。承祐賜賚優厚。旋議賜勳。欲兼方鎮。威辭之。乃止。九月。加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冬十月。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遞僞乾祐三年春二月。師還。夏四月。授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承祐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又使李宏義殺王殷。又使郭崇殺威及王峻於魏。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

而詔殺威。峻使者亦止。威匿詔書。召院吏魏仁浦謀之。仁浦勸威反。教其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承祐遣開封尹侯益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鷲脫覘威所向。鷲脫爲威所得。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承祐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宋延渥叛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慕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績。奔於兗州。承祐遇弑於趙邨。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承祐母后。請立嗣君。庚寅。威立秦寧軍節度使。贊爲嗣。辛卯。請母后臨朝聽政。十二月甲戌朔。威北伐契丹軍於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贊於宋州。殺之。庚申。母后制以威監國。保大九年。僞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篡帝位。大赦。改元。僞國號周。戊寅。劉晏自立於太原。二月丁巳。尙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冬十月丙午。劉晏起兵討威。攻自晉州。十一月。王峻及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克崑嵐軍。癸亥。至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壬午。赦兗州。夏六月乙酉朔。詣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契丹寇邊。保大十一年。僞廣順三年春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晉王。夏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保大十二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壬辰。威薨。年五十一。遺令薄葬。葬嵩陵。養子榮立。

榮、威之養子也。本姓柴。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威。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其謹厚。遂以爲子。榮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威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左軍。威篡位。累拜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授開封尹。封晉王。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威薨。祕不發喪。丙申。發喪。榮卽位。仍稱顯德。不改元。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癸巳。及劉旻戰於高原。敗之。追及於高平。又敗之。夏四月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俱叛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取石。沁州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忻州監軍李勅殺其刺史趙臬叛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附契丹救漢。丁酉。符彥卿及契丹戰於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二年春二月。求直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犯金陵。戊申。王景克鳳州。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庚子。向訓守東京。壬寅。出師南侵。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犯金陵。及唐兵戰於正陽。敗之。壬申。克滁州。甲戌。朝廷遣使議行成。不答。壬午。朝廷使鍾謨下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秦州。三月。取光。舒。常州。夏四月。常。泰州復入於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囚。秋七月。光。舒。滁州復入於唐。八月乙丑。勸民種木。及非。冬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酉。殺唐臣孫晟。保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春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樞密副使王朴守東京。乙亥。出師南侵。三月丁未。克壽州。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冬十月。

己巳王朴留守東京壬申出師南侵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叛降丁丑取秦州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甲寅取揚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秦州丁酉復如揚州辛卯如迎鑾鎮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秋七月丁亥頒均田圖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春三月甲戌北征夏四月壬寅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以爲雄州取淤口關置寨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癸巳榮薨年三十九葬慶陵子宗訓立

宗訓榮第四子也榮卽位時羣臣請封子爲王榮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而還始封宗訓梁王僞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榮薨甲午宗訓卽位不改元秋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晉王熙謹紀王熙誨斬王壬寅高麗遣使朝貢并進別序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於高麗十一月壬寅高麗遣使來交泰二年僞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契丹入寇河東癸卯宋祖率兵北征夜宿陳橋驛未署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宋祖卽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宋祖遂下詔詣崇元殿受命封宗訓爲鄭王奉周祀開寶六年春宗訓薨於房陵年十八歲諡曰恭葬順陵

述曰。知遠之臨終也。本以承祐託威。而威則陰據其位。墳土未乾。藐孤安在哉。榮起自賤微。頗知政事。崇儒學。闢異端。可謂令主。獨恨其專犯南朝。自忘後患。天降之咎。不永其年。暫傳幼子。而國隨亡。誠不足惜。況當時北漢尙存。與周犄角。不帝漢。何帝周耶。

續唐書卷三十五

后妃傳第一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間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有姿色。嬖幸之。姬侍罕得進御。惟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於譴罰。無敢言者。惟太后救諫。卽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太后亦恭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顯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養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克寧。存顯。以清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譴浪。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之命。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於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於鄴城。每一歲之內。馳駕歸寧數四。人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卽位。命宰臣盧損奉冊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

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尙醫中使問訊。結轍。旣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慰中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閔至。太后痛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於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諡曰貞簡皇太后。葬於壽安陵。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后又其次也。初封魏國夫人。后家世寒微。父劉奕。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武皇攻魏州。取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陽宮。貞簡太后教以笙及歌舞。及笄。姿色絕衆。聲伎擅長。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是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鵑。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奕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戶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於宮門。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

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乙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後。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由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父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取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

游。十二月己卯，獵敗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禧。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粟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殿，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給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

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虢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石敬瑭反時。爲契丹所虜。又有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二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卽位。追封爲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旣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思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義。予當御極。子並爲王。有鵲巢之高。無翟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攷本朝之文。沿追封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於四星。宜追冊爲皇后。兼定懿號。旣而有司。上諡曰昭懿。和武顯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天成三年正月。冊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爲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爲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於後樓。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后以歸。明宗爲裨

將性闊達不能治生產。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居數年而宣憲后卒。葬於太原。生子從珂。是爲潞王。明宗時。從珂已封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末帝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諡於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於甄館。而皆追從徽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后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闕幽宮。鴻圖旣屬於明君。尊號咸追於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於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啓於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册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附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旣追尊諡。合扃闕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諡。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時方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東府東立寢宮。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子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

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閔帝卽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爲秦王實以兵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閔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末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末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末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乃免。明宗時。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尙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蔡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醢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勃海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篋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

郡夫人櫛篋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有賢行。初封魯國夫人。生四子。及卽位。立爲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閔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入立。后及四子俱見殺。

末帝劉皇后。應州渾元人也。父茂威。后性強戾。末帝素憚之。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其弟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色而已。寇兵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述曰。自古一代之興衰。固繫於乾綱。亦由於坤道。觀夫貞簡太后。明敏慈祥。謙恭罪順。洵無虧於懿範也。哉。劉后黷貨擅權。致爲厲階。所謂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至於明宗夏后。魏后降年不永。內政無聞。若曹太后及劉后。俱同末帝以崩。完貞全節。以視王淑妃之暫以身免。忝顏受封。終歸見殺。蓋相去遠矣。

續唐書卷三十六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韜。江夏人。后幼流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及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三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册立爲皇后。裨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謚元敬。后有姪宋諤。爲參軍。以國戚官不顯。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記。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旣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生江王景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

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暹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暹宮，封皇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追封許國太妃。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事吳爲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三十輩斬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禍，閒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卽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元宗起家自尙書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旣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嬖，然後及中宮。元宗樂推諸弟，終無閒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數月後，主卽位，册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葬順陵。諡光穆。元宗後宮有凌氏，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吳國夫人。又有平

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爇而存之。后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册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洼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儻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臥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侍膳。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口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

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賫殷世逸。樂尠愁殷。沈鳥遑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峻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戀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采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筮無遠報。歸妹邀終。咸爰協兆。俛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發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徵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靄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仁。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頌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

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晏是息。含桃薦食。畏日流空。林雕晚籀。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織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卒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弦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往苒彌疏。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極。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怵怵。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昔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德。旣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暝。空曖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著旣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墜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投血撫楸。邀於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遂以其所製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

訣自稱繆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禮官議諡。及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后感疾。后常出入宮內。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后驚曰。妹在此邪。后幼未識嫌疑。卽以實告。曰。旣數日矣。昭惠后悲怒返臥。至死面不外向。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位號久虛。至後主八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藩邸。故皇帝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雅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故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荅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爲是。遂施用之。旣而游病疽。鉉對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閒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

焉。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譴。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殂。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矍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后。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禮也。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跡。至都。保儀實掌之。都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圖籍俱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問左右。無知音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又有喬氏及慶奴。秋水。窅娘。皆後主宮人。

述曰。元敬皇后及光穆皇后。再世徽音。克修內政。幾與長孫媲美矣。昭惠后以色技邀恩。有乖治化。至於繼后。酣舞媚君。卒成亡國之禍。可歎也已。

續唐書卷三十七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授金吾衛將軍。留宿衛。初李氏以部屬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何相、溫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衛。黃巢犯闕。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洛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年三十一。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嗣弼沒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龐讓。梁兵圍蔣縣。嗣肱從。

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媿儒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橫不法。未嫻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以非罪暴卒。而惡克恭之縱恣。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令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爲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達靺入破黃巢。未嘗不從。武皇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藩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屬克寧。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莊宗告克寧曰。兒年孤穉。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衆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率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顯陰計於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土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夫人。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夫人。屬迫克寧。克寧惑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而與

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請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卽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業等謀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顯既至，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邕王。莊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率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削髮，衣僧服，謁符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取奏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後，竟不知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申王。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彥超不納，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

存乂、武皇子、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十

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菽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局鑰。莊宗頗神之。官至尙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义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义過十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邀存义而殺之。時朱友謙謀與存义爲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威所殺。

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敗。亦爲霍彥威所殺。

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擊劉鄩。後爲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爲劉皇后所出。次繼潼。繼嵩。繼蟾。繼曉。皆不著其母姓名號。莊宗卽位。以繼岌爲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任圜爲翰林學士。李愚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泊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八十月己酉。繼岌至縣州。衍上牋。

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階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調，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閤然。由是崇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卽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遏，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後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

知之。則吾屬無噍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潼。繼嵩。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皆年幼未封。莊宗敗時。武皇子孫存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絕。

從璟。明宗長子。初名從審。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陳。人罕及焉。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不聽。尋爲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左。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竇從難處。且望嚴誠。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時。有詩千餘。自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

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旣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旣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遊。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彼喧譁。達於聞聽。方當立方。固不黨親。宜貶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生於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旣爲契丹所立。

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重哲。閔帝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嗣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祚執重吉。幽於宋州。榜捶重吉。籍其家財。旣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請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述曰。繼岌伐蜀成功。兵不血刃。尋遭內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璟臨陳有威名。而臨難無苟免。死於君側。克篤忠貞。從榮翩翩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璨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強敵。取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齠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宮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續唐書卷三十八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爲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諡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妄。昇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織麗。易面規之。景

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土宜夙夜納誨。無使汛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傲。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爲太子。一日。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常以忤意殺都押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醜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殮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稍慰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事。竟不之知。廢朝三日。贈太弟諡文成。

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宋皇后生。時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旣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旣迫於臣下。義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常從游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投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爲德。陽

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己。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搆扇。其禍不小。殿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尙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永年。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

景暹。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暹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夫人得譴。宋皇后鞠養。景暹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景暹排斥佛書。尊尊六經名教。贛令卒。尉邵季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暹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暹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恤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

宏冀。元宗長子。母爲鍾皇后。政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

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爲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冀尙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師之重。衆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景遂爲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醜死。元宗旣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心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爲大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緝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尙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宏信以

爲常。交泰二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諡曰宣武。句容尉張泊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諡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容貌秀徹。年十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爲樂。初宏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思，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使周，會宋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晏駕，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常製卻登高文曰：玉罍澄醪，金盤繡糕，茶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月，令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衰乎。後主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槃樂志，驩賞忘勞，悵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

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舍逸遨。小作花枝金鞦剪。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愴家難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涉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鴟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漣。無一驢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進。遣從鎰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常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爲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致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無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誦。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不知所

終。

從慶元宗子。長爲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逸其名。

仲寓。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北遷。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國亡後。十九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癩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屬疾。聞仲宣夭。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絕。

述曰。景遷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被酖毒。莫白奇冤。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暹尊名教。闢異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卻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鵲鶴頌並傳。以視其所作昭惠誄。豈不有裨風教也乎。

續唐書卷三十九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并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遺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爲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爲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二將。汴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昭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爲其所害。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於梁。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陜州。皆降其刺史。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閒攻梁。戰於平陽。執其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原。而慈、陜、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計擊

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隱是時鎮定。皆已附梁。仍歲之間。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又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爲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嗣昭轉擊山北。大敗之。德威旣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遯。方得去。天祐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宗以出。時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回顧箠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卽位。贈太師隴西郡公。子七人。繼儔長而儒。次弟繼韜。囚之而自立焉。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因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韜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其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爲召居翰等問繼韜事。必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卽授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韜不聽。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

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爲言繼韜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而蒙恩貸。莊宗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幸無閒。李存渥尤切齒恨之。繼韜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潛使人諭繼遠起變軍城。冀天子遣己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卽遣使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儔赴闕。繼儔悉取繼韜婢妾玩好。而不卽行。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衰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自剄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笞殺母婢。爲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積貲猶巨萬。嗣昭舊將裴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戍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薨歿。郎君卽背君親。余寧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時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裴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雁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補軍校。因賜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

城累遷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養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廂馬軍都將。從李嗣昭援河中。與梁人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視其傷。深慰之。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以守。鄩兵遁。辛之戰。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爲養子。累遷馬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莘縣。爲羅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顧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爲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爲養子。常從爲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諱

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張相公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恃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鬪。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謙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爲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爲衛，褒衣先驅，引騎伏長子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槌，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爲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傳其城，掘塹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軍校袁奉韜使人說以武皇將去，餘非公敵，雖塹何爲？存孝然之。縱兵成塹，深溝高壘，難近。存孝遂窳，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構陷，曷爲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武皇叱曰：爾爲書檄，罪我多端，亦存信教耶？紩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爲之廢事旬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武皇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入關，破

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梁亂。皆一切以法。有犯者卽梟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箬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史建瑋、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爲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爲柵。軍出芻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爲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虔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虔昭不降。俱奔蜀。歷授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典義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寓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廨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

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告曰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授右武衛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鎮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述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爲子號曰義兒軍武皇之起并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舊史所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爲烈沒於王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效命疆場不尤可謂忠乎存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爲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收養之恩矣。

續唐書卷四十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罕之謁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願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奈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莘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山。建及一戰奪之。以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梁攻德勝南城。以竹竿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燒船。斧其竹竿。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羣。常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章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因改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小校。瑄敗。歸於梁。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

梁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從破王彥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於鎮。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苑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常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壞垣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爲徙垣下。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助歡。妓曰。有符存者。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方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悅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爲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李。名存審。以爲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碯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屈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

徙鎮橫海。就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遷內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鬪雞狀。存審決戰。擊鄩大敗之。閻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歿。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薊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方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面覲彤墀。奉觴丹陛。獨余壅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請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能、彥琳。彥超爲汾州刺史。明宗入洛陽。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爲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彥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貲。因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後爲晉主所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爲宣武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於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卽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同光四年。遷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爲將。與之接戰於山北。矢及明宗中股。旣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爲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聞而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軼。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相持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冠諸將。拜

沂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澶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魏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璟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卽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顧泣下。行欽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眦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自右監門衛上將軍。以功遷邠寧節度使。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大軍相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崇元殿。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勳敵。今侍吾飲。皆卿功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吾與話舊。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

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彥威所將兵五千人。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趨常山。彥威勸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歷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師。諡忠武。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人杜氏養爲子。冒姓杜。梁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與選遂爲廳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喪。卽解甲來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鄴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餒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獲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以兵邀擊之。獲酋長七百餘人。并惕隱送京師。契丹遂弱。晏球圍定州既久。明宗數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

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施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鎮平盧。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徹。官懷州刺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爲軍校。珙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珂。附朱全忠。全忠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全忠又表友謙代璠。友謙事全忠益謹。全忠更其名友謙。錄爲子。全忠篡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翼王。其後全忠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不奉命。遂附莊宗。友珪遣將討之。莊宗親總軍赴援。戰於平陽。大敗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醉寢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此真貴人也。惜其臂短耳。梁將劉鄩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存審赴援。解圍而還。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加守太師。尙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隆。一時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於友謙。不得。皆怒之。郭崇韜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大兵初出。繼麟以爲討己。頗有拒命之意。又言崇韜謀反。以繼麟爲內應。崇韜死。謀與存義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小言之不已。友謙聞之。將入朝。部將皆阻之。友謙曰。郭公功倍於我。尙爲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

進使人詐爲變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滑州節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張氏率家屬二百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變色。」天下哀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緜州。衍復斷緜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遇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

韜崇韜解璋軍職。署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延孝懼而退。未幾，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哀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賫詔至，遂殺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恕己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初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苛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貲數十萬。

賂權貴及劉皇后并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卽命歸鎮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俱官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爲澠池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爲美人遂得見用爲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以凝爲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巖等爲姦彥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巖等匿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巖等求代彥章遂以凝爲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去鄆以相隔絕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秦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瓦橋關詔事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所請裨將皆其故黨因疑之乃止明宗卽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爲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溫更名昭圖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

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皆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述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溫韜則尤惡之大者以其俱賜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續唐書卷四十一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揚五。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狀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有生得周揚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擒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曰。如見陳夜叉。當佯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蕃漢都將梁軍燕舍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爲憂。旣厭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卽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幾絕。羣情釋然。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天祐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求助。德威渡河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是年。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趙王王鎔使人告急。莊宗遣德威先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會軍於河上。梁率精兵。人馬鎧甲。皆被組繡。金銀炫耀。望之

色阻。德威諭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值數十千，得足爲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待。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水，彼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橋，果如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遣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兵橫互六七里，莊宗欲前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來，必不暇齋糧，縱齋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僭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宿胡柳坡，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

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更復何爲？乃率親軍成列。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史建瑋，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擊秦宗權於汴，掌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胸，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聞而流涕久之。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校工部尙書。梁將王景仁攻趙營於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瑋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蓳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瑋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瑋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遂得併力以收燕者，建瑋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

與閻寶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獲其刺史王鋌，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爲典謁，署河東教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問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遽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同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將王彥章陷德勝，敵勢滋蔓。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築壘，以應鄆州。爲名，彼必來爭，旣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於葭葦間，據胡床假寢，覺袴間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此。凡六日，壘成。梁軍果至，時方大暑，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失又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臥內，因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盍棄鄆州，以河爲界，毋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出計。崇韜曰：「臣不知書，未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陛下十五年興兵仗義，將士苦甲冑，黎民困挽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猥欲畫河爲

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蹶然興曰。此大丈夫事也。卽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策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宦官伶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宦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俚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奈何。又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左右以爲疑。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但僞梁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射鉤斬祛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旣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鎮陽。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走計破梁。陛下撫臣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踰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

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北患，非總管不可禦。魏王國之儲副，未著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想無踰於卿者。乃以魏王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常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扇馬，亦不可騎。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貴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藉沒，泥封尚溼。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卽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

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諫議大夫。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詔襲吉諭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爲書諭之。辭甚辨麗。全忠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太原辟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廣明亂後，方鎮割據，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都，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爲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獎誘後進。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字子諧，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綸，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時承制封拜官爵，皆出其手。自趙、魏、平、定，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永、俟、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襲吉禮部尙書。汝弼兵部尙書。述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羆之士，以佐不圖。有若周德威等，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也。若襲吉、汝弼者，以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續唐書卷四十二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堯。鄆而歿。重誨少事明宗。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卽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勉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類此。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傳馳至其國。侯三過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

補益亦類此。錢鏐遣使入朝，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嬖辱昭遇，因醉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矣。」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姦，二人益不自安。既而李巖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巖，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使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明宗難之，後李鱗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令公一言爲信。鱗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值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鱗行軍司馬。已而有吏人李徽虔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爲之辨。旣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卿去不患無人，卽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爲便。」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量督促，星夜輦運，斃踏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奉事甚謹。重誨

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既去。宏昭遣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死未塞責。遽勞興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遣趙光鄴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槌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勇善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武皇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功。累官刺史。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憊。尙能爲公破賊。承業卽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檀軍驚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微金全之力。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不時行賞。故未錄金全之功。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在鎮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擊梁將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立。以副貳之舊。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傅。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俸食其俸。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贈太尉。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爲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荅。鄴度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明宗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鄴無如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

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鎮。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王鎔爲軍校。自莊宗經略河朔。鎔嘗遣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文禮上書請習歸鎮。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本趙人。受王氏恩。故使嘗以一劍授臣。使自效。自聞變。故欲引劍自裁。念卒無益。願請擊賊報冤。莊宗壯之。乃使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及誅文禮。將正授節鉞。習不敢受。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分割示弱。但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召之。習見明宗於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從入汴。明宗卽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徙鎮宣武。習素與安重誨不協。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獵劇飲。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蒙嗣位。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爲隊長。稍遷裨校。隸符習軍。從莊宗於河上。與習討張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誘之。不歸。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觀者咸不

忍震一慟而止。憤激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爲人純質好學，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凡郵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爲刺史，以廉平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擢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於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昏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有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音辭清亮，衆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僞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岐下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進奇珍，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岐，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乃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發一鎮可以滅虜，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畏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

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行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卽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爲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述曰。重誨得擅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禍福乘除之故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憫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爲人所戮也。

續唐書卷四十三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穀，爲王鐸都統判官。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之。飢臥廬中，聞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入梁，爲翰林學士，與修實錄。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尙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數疏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遇蕭牆難作，乃止。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絕，宜改號曰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熒然梓宮，何所依倚？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事，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

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官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尙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遷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

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敍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旣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琪重然諾。喜稱人善。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珏。故相繁之諸孫。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入汴。朱友貞聞兵至。惶恐不知所爲。召珏問計。珏曰。有一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曰。寶固不足惜。顧此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滅梁。珏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爲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美詞翰。乃拜珏平章事。珏在相位。旣碌碌無所長。又病聾。亟求去職。章四上方允。乃以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越十九年爲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遘。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慕晏嬰之爲人。名晏平。家世業儒。父瞻。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愚。愚寡言好學。爲文尙氣格。有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說韓建。不用。去而之。

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叅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爲侍講。乃薦愚於朱友貞。擢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罷爲鄧州觀察判官。莊宗滅梁。愚朝京師。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人皆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遇祀天南郊。愚爲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兵犯京師。閔帝出奔。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徧處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末帝入立。罷道出鎮。以劉昫爲相。昫與道姻家。愚數以此誚之。兩人遂相喧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時天下多事。愚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官。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皆以其迂闊不用。末帝謂愚等無政績。常日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司空頌。貝州清陽人。僖宗時。舉進士不第。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

頌解官住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言頌，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頌爲亂兵切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言甚淺率。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莊宗仍以頌爲判官。後令權軍府事。頌爲郭崇韜所惡，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頌屢以法繩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往召，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於梁，莊宗族殺之。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父元禮，爲梁軍校，戰死。漢賓有膂力，朱全忠以其父死事，憐之，編入屬籍。梁攻鄆州，朱瑾募軍中驍勇，黥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梁亦選數百人，號落雁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雁。歷安州節度使。莊宗滅梁，罷爲左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進酒食，奏歌舞以娛之。漢賓自此有寵。明宗入立，以其有寵而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相爲婚姻。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未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施惠，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爲宣武軍牙校，從梁屢戰有功，累遷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耶？」玘頓

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爲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摧堅陷銳。歸化一軍爲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材。或襲其行。或申以誠。而受官者。旣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諂道。

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顥。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漸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堦。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尙書。子溫突。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尙書蕭頊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爲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祀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

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顥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據禮。爲兄之妻服大功。令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尙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尙書。

述曰。自李琪已下諸人。皆事僞梁爲顯官者。乃入新朝。居相位。全不知恥。當時風節。墮地盡矣。琪雖能文章。輝映朝野。然大質已虧。毛羽安足重哉。